

目錄

与长老们在实行一面的谈话



第一章 主的恢复需要有中心点

第二章 纯净与中心点

第三章 华语聚会的需要，以及作种子种下的需要

第四章 神独一的路

第五章 冷淡导致狭窄和分裂

第六章 避免家人的缠累

第七章 借祷告被那灵充满

第八章 吹响一的号声并活基督

第九章 神圣的分赐

第一章 主的恢复需要有中心点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

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、十六节。

祷告：主啊，我们何等宝贝这段时间。为着在那灵里的交通，我们何等感谢你。我们首先信靠你洁净的血；为着你洁净的血，我们敬拜你。主啊，为着你的恢复，我们感谢你；为着你在我们中间的启示，我们也感谢你。为着你向我们所显的一切怜悯和恩典，我们感谢不尽。为着今晚的交通，我们信靠你。主啊，敞开你的心，开启你的话，开启诸天，也使我们敞开。我们愿意有一次透彻的交通、满了光的交通、透亮的交通。主啊，赐给我们自由，膏抹我们，以圣膏油给我们清楚的涂抹。主，感谢你，现今你就是那灵。我们不仅为着自己仰望你，也为着众召会、为着众召会中领头的人仰望你。我们切切地祷告，叫他们都能看见你的异象，看见你的心意，看见你心头的愿望。今晚对我们说清楚的话，使我们都被带进你的愿望，带进你今天的行动中。主啊，遮盖我们。我们一直在争战，你晓得这场争战。求你击溃你的仇敌，摧毁黑暗的权势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大能的名里拒绝他。撒但必须被定罪，他必须被践踏在我们脚下。求你把他扔在我们脚下，今天就是你作这事的日子。求你释放你的真理，释放你的恢复，释放你的话语。阿们。

主的恢复来到美国时，我对于该作什么，有很重的负担，我就照主的引导作了。他没有给我自由讲论别的题目。从起头我就一直在主的中心线上，在他经纶的中心点上。主在我们中间的恢复与任何改革迥然不同。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恢复什么道理或作法。因此，与你们众人在一起的二十年间，我只释放在中心线、中心点上的信息。

因着我的观察，我对于一些召会实在有负担。你们有些人好象对此异象不够清楚。也许一个召会兴起来，你们就满意了。但前面有一个危机。倘若长老们对于主正在作的，缺少清楚的异象——这个异象必须非常强——我们所作的就徒然了。

我们优于弟兄会么？

我释放“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”的信息时，很着重地强调这个需要。在那些信息里我非常清楚地指出，有顶好的传福音、顶好的解经、最合乎圣经的聚会方式还不够。这三件事是每个基督徒都看重的，也是弟兄会所实行的。达秘时代弟兄会的著作指明，弟兄会早期所清楚看见的，比这三样还要高深。但到了我进入弟兄会时，就只剩下这三样了。

我还记得我在他们那里的时候，他们甚至不太强调传福音。他们主要是强调教导圣经、对于预表和作法的解释以及各卷书的教训。这对我有帮助。他们也坚持：每一件事，即使是很小的事，都必须合乎圣经。为什么他们不过圣诞节？因为圣诞节不合乎圣经。对于中国新年也是一样。在我家乡的弟兄会什么节都不过，连旧历新年也不过。这样作好象很奇特。

但我也记得，那里没有中心、没有中心点。基督是神的奥秘，他如何经过过程成为那灵，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，也毫无概念。他们对生命也没有什么概念，连重生也解释不清。我请他们告诉我重生是什么意思，他们却没有正确的解释。至于召会是一个生机体，作主的身体，就从来没有提起过。召会立场就更不用说了。

偏离目标

现在我要说到我们。从我出外所看见的光景，以及从别人交通中所听见的，我想也许我们最好也不过和弟兄会一样。也许与正常的弟兄会一比，有些地方召会还不及他们。我们松散，假借自由之名而松散行事。“李弟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宗教相对，我们不可被宗教捆绑。”不搞宗教，这很好；但积极地说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弟兄们，我说，我们最好也不过和弟兄会一样，我相信你们懂得我的意思。有些召会甚至还不如他们，就更不用说了。这使我很困扰，也使我背负重担。

主核对我，甚至我自己也核对自己：“你在这里作什么？只是要看见召会兴起来么？兴起什么样的召会？不必说一般参加召会聚会的人，那些领头的人有没有清楚的异象来指引他们、保护他们、防卫他们不受打岔？”

上周我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就着已过二十年我所释放信息的所有要点祷告。我为这些要点祷告，是为了核对。我越祷告，就越确定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有充分的把握说，我素来所交通的，正是主的心意。无论我所受的反对多么激烈，我相信主已经告诉我，这是他所要的，而我必须让众圣徒和弟兄们晓得，如果他们没有这个，他们就不在主的恢复里。

神经纶的中心，已经启示并记载在圣经上将近二千年了。历世纪以来，也有些出版的书籍揭示这个奥秘。然而甚至爱主、追求主的人中间，也少有真正看见这事，并为此而活的；难得有基督徒真正在这个中心点上。

持守信仰的奥秘

美国的众召会已经有相当时日了，多半不是最近兴起来的。我要说，在座有百分之九十以上，已经在主的恢复里超过十年了。就着真正、实际的召会生活而论，我一直感到沉重，就是众召会不太能显明是神经纶的见证。我的意思不是说，我们每次聚会只要谈论中心线、中心点、神的经纶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召会生活应该见证保罗所称信仰的奥秘。

弟兄们，我要请你们谦卑地看看我们的现况。一九八二年有什么？你们岂不晓得有些征兆指明我们多少有点偏离了中心点么？我们有传福音、解经（就是使用生命读经信息）以及根据圣经的聚会。但我从全人深处问，我们——在这里我要将“我们”换成单数的“你”——你真正看见了神永远定旨的异象、神经纶的异象、神所要的异象么？

负 担

基督就是那灵，三一神不是为着道理，乃是为着经历；我一直为此争战。你们有些人也许以为：“哦，这是李弟兄的想法，他总是讲这一套。”不，我不是习惯性地这么作。如果我只是一个圣经教师，我就有六十六卷书可以教导人。但主指示我，这不是他的心意，他不要我这么作。

在启示录里，召会称为灯台。灯台代表三一神，以父为性质，子为具体化身，那灵为彰显。这就是召会：父的性质加上子的具体化身，再加上那灵的彰显。这也该是召会照耀的素质。

召会照耀出来的光是什么？召会照耀出来的见证是什么？必须是三一神。我不是说，每一次聚会的主题都是这个。但我们无论交通什么，无论供应什么，都必须有这样一个见证。凡我们所作的一传扬福音、教导圣经、看望圣徒，甚至看望还没有得救的新人——都必须担负由父的性质、子的具体化身、那灵的彰显所构成之灯台明亮、显著、刚强的见证。我们传福音所彰显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爱筵所彰显的是什么？我们日常基督徒生活的谈话所彰显的又是什么？我们在召会生活、日常生活，包括家庭生活的每一面，都必须背负这样的见证。

背负这样的见证，就是持守信仰的奥秘。这里的“奥秘”不是指道理；甚至“信仰”这辞在这里也不是道理的意思。你们晓得，信仰乃是我们所相信之神新约经纶内容的实际。我们所相信的不是道理，乃是这样的实际。这信仰（就是神新约经纶的内容）有一个奥秘。保罗使用奥秘这辞，首先是指基督是神的奥秘（西二2），其次是指召会是基督的奥秘（弗三4-6）。按照提前三章九节的上下文，信仰的奥秘也该包含召会生活（参16）。

为什么？因为召会生活是由在基督里的神与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所构成的。这与灯台的构成一致。灯台怎样是由父、子、灵构成的，召会也照样是由神圣的三一构成的。

召会生活不是组织的，甚至也不是组成的。召会乃是活神在神圣的三一里，就是在父的性情、子的具体化身、那灵的彰显里所构成活的生机体。这不仅是召会，也是召会生活，就是召会的活出。因此这是一个金灯台照耀出三一神的见证。

需要评估我们自己

弟兄们，我的确盼望我们在这里都是迫切的。“主啊，怜悯我，叫我看见我到底在哪里？我是在这种生活里么？我有分于长老、领头的职分，但我背负这样的见证么？我在照顾召会的事上如何？我有这样的体认么？”我们这样祷告时，也许会觉得我们的见证很暗淡、模糊、软弱。我们也许背负一个见证，但这见证也许不是那么优越。

不要核对别人，只要核对你自己。我的日常生活、我对主的事奉、我对神的敬拜、我对召会的照顾、我与众圣徒的交通，有多少是在这样的体认里？我是在这样的实际里么？即使我和圣徒们谈论平常的事情，也带着一个显著的标记，表明我的所是、我的全人、我的生命、我的生活，全数在神经纶这中心点上么？当我传福音时，我是在这中心点上传讲么？当我打开圣经教导人时，我是在这中心点上教导么？当我去牧养年长的、年幼的、初信的、有病的、软弱的或退后的，我的牧养是在这中心点上么？

我们的聚会

我们的聚会如何？我们喜欢聚会活，但我们还得核对。只因为多人尽功用，聚会就活么？当然就一面说很活，但这样的活是金灯台的彰显么？是在神经纶的中心点上么？一个聚会也许看起来很高昂，但它高昂在哪里？是高昂在主的中心点上么？

基督教在地上已经将近二十个世纪了，其中有许多作法、许多工作，他们背负什么见证？他们有神经纶真正的中心点作为见证么？他们种种不同的作法，都有他们独特的气氛和特殊的着重点。但你认为他们中间什么地方有一班基督徒背负一个见证，与信仰的奥秘一致？

对于在主恢复里召会的聚会，我们要说什么？人们来到我们的聚会中，所得的印象是什么？我很担心我们的聚会也许没有灯台照耀的见证，这事很困扰我。弟兄们，我们的召会聚会若没有这样的实际，我们所实行的便是枉然。基督教的作法够多了，不需要另一

个作法，也不需要另一种基督教的工作。这些事情在地上已经有许多世纪了，然而主还是没有路回来。毋庸置疑，主是不满足的；我认为我们中间也没有人感到满足。照着主在这些年间给我们看见的，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差得太远了。

我们也许没有岔开，但我们离主见证的标准还相当远。也许我们是在路上，但我不晓得我们在哪里，我们是在半路，还是在三分之一，或四分之一的路上？我没有信心说，我到一个召会聚会中，那里会有主中心线的中心点，有神经纶的中心点。

回顾已往

为什么我这么有负担？让我们追溯一些我们的历史。一九六二年，在美国的恢复开始于洛杉矶。从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之间，我很少挂心。我惟一的负担就是一直向前。从一九六二年冬季头一次特会讲到包罗万有的基督时，这个负担就随着我。那十年间，没有什么事使我挂心。有些事情的确发生了，但我不受搅扰。然后一九七〇年，移民开始了。从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年的两年内，移民的确带来许多祝福。在那两年之内，我相信人数增加一倍有余。

然后我们就渐渐松懈了，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，我们就岔了出去。我们从主所指示我们的岔了出去，转而注意增加人数。从一九七二年起我们就推动增加人数，努力要得着合式的地点与合式的人。这就开了后门，让一些东西偷偷进来破坏主的恢复。

从一九七三年起，至少有五年之久，即使这个职事从来没有从中心线上偏离出去，但我们多少有点被麻醉了。有些人失去了中心点，偏离了中心线。例如，他们谈论要有怎样的聚会；在这样的谈论中，他们很少关心如何有神经纶的中心点。

然而，主是主宰一切的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他清理了局面。然后我开始说，我们的注意力必须转移，从增加人数回到中心线、生命线，就是神中心点的线上。

众召会的现况

表面看来，这种打岔已经过去，众召会似乎表现得不错，稳定地向前。然而据我观察，我要说，众召会并没有全心注意这个中心点。有些地方注意好的聚会，有些地方注意适当的生长。我说适当的生长，不是指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所推动的那种增长；我的意思是适当的生长。有些召会在当地努力建造他们那种召会，有较多的人数，更强的活力。因着他们晓得自己作不了那么多，就邀请我和别人前去帮助。

弟兄们，即使你访问了五个或十个召会，我也不信你会发现，有一处召会生活真是集中在神经纶的中心点上。我指出你们的短处来，并不是喜欢叫你们失望，也不是不欣赏你们所有的优点。我不喜欢这么作，但我的负担是要坦率、诚实地告诉你们，众召会真实的光景不是那么令人鼓舞。你觉不觉得受鼓舞，在于你的观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我们必须切切地祷告，使我们看见主今天真正的见证、真正的恢复、真正的行动。一旦你看见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有正确的观点。然后你就不会满意于众召会的光景，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召会是专注在神的中心点上。

我们必须仰望主，叫我们把一切——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精力、我们的财物——都集中在这件事上，就是集中在三一神的见证上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、更多的交通、更多的聚会，我们在这里单单为着这件事。当然，我们必须工作谋生，这是一种需要。但除了工作谋生以外，我们再没有别的需要。我们在地上不是为着幸福的生活、娱乐、享受。我们在这里单单是为着主见证的恢复。我们不是仅仅为着好的聚会、高昂的聚会、活的聚会，不是仅仅为着高明的圣经教训，也不是仅仅为着传好的福音。我们乃是为着一个活的见证。

不要借口说，你所在地的圣徒才来不久，领会不来。即使我们把福音传给一生中头一次听见福音的人，你也能够传讲父的性情、子的具体化身、灵的彰显。我们所讲论的，在于我们看见中心点有多少，以及我们的负担有多少。

我们首先必须核对自己。我看见了神经纶的真正中心点么？我对此有负担么？或者我所说的，只不过是所听见关于地方召会、立场或其他方面的事？问题全在于我们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就只不过是作基督教的工作。我们只不过是笼统地帮助人认识神，甚至也可能帮助他们接受召会的立场。但有没有灯台？召会的立场并不是灯台。

成为道理

在各地召会中，有些亲爱的带领人甚至不是在生命的光中来强调立场。立场在有些领头人的心思里已经成为一个道理。一九七九年，我释放了十篇信息，论到“一的真正立场”。我释放那些信息，原因乃是许多领头的人在道理上懂得立场，却不是由生命的观点来领会。那些信息就是由生命的观点释放出来的。弟兄们，请原谅我这么坦率。我不信你们有多少人真进入了那十篇信息。不要说远地的长老，就是你们与我同在这里至少六年的人，我也不信你们真进入了那些信息；那些信息是由生命的观点说到真正的一。

弟兄们，除了这个异象以外，没有什么能保守你在主的恢复里，也没有什么能保守你与弟兄们是一。保罗说，“我故此没有违背那……异象。”（徒二六 19）惟有这个能保守我们。这异象必须成为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负担、我们的一切。当然我们必须传福音，但我们是以此为中心点来传福音。当然我们必须解经，但我们是以此为中心点来教导人。当然我们要有好的聚会、好的召会生活，但聚会和召会生活必须是以此为中心点。

征服人的气氛

我想你们那些年间在艾尔登会所与我们在一起的人，都会同意我所说的，主的恢复在那时非常纯净，只有一个方向、一个倾向、一个目标。我的意思不是说，所有与我们一同聚会的人都看见了中心点，乃是说，那里有中心点。许多圣徒看见了，有些人没有看见，但那里没有搀杂。这就有一种使人被折服，甚至使人被征服的气氛。凡是别有目标来的，不是把别的目标丢弃了，就是不再来了。离开的不太多，但有一些人的确离开了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目标。他们想要用我们的工场来执行自己的工作；等他们发现没有路，便离去了。然而，许多人来了，就被征服、折服、炼净。就着领头职分来说，今天众召会似乎失去了折服人、征服人的能力。

注意人数

有些地方努力增加聚会的人数。我要请你们核对一下，你们所关心的是为着聚会能在主经纶的中心点上，还是为着增加聚会人数。即使你不过是要有个好的聚会，也会使你失去中心点；中心点乃是要有耶稣的见证。“主啊，我不是仅仅在意好的聚会，不是仅仅在意人数，不是仅仅在意好的听众。主啊，我乃是在意你的见证。”

弟兄们，如果你所在地的与会人数增加了，的确不错。但我要与你核对一下，你们所在地的中心点是什么？你工作的目标是什么？有没有真正的灯台？还是仅仅是一个基督徒的聚会？

想要领头

只要你稍微想作领头的，对神的经纶就是亏损。弟兄们，只要你有这个亏损的因素，你就没有能力折服人、征服人。艾尔登会所的情形能折服人，因为那在神的行动上纯洁的。折服人、征服人的能力乃是来自纯一、清洁的源头。

主的祝福有不同种类。按照马太五章四十五节，雨是为着每一个人的，义人不会多得，不义的人也不会少得。今天主的祝福无所不在。许多基督徒团体有些一般的祝福，但特别的祝福不是一般的。这些团体没有享受到主特别的祝福。我恐怕在主的恢复里，有些召会也缺少这种特别的祝福。

你若是要作领头的，要服事主，就必须有纯洁的心和纯洁的动机。你不可因为一个聚会在你手中，你就努力建立那个聚会。这样你就不纯洁了。喜欢作领头的是不纯洁，想要为首的是不纯洁，甚至考虑到人不要你作领头的也是不纯洁。只要你的心不纯洁，祝福就只能是一般的，不会是特别的。表面看来，你们都很纯洁；你们爱主，为着主的恢复牺牲时间、家人、家庭和其他许多东西。然而你不是绝对单纯地为着主恢复的中心点。

要政治

另一个不纯洁的表记就是要政治。即使只要一点点政治，性质是一样的，只是程度不同罢了。你也许把你在世界里的经历带到召会中，甚至带到领头职分里。如果你这么作，就是不纯洁，就是污染、玷污了主的恢复。

为着将来的话

我要和你们一谈再谈，不是讲信息，乃是谈话，使你们都能看见主在他的恢复里所要的是什么。是传福音么？已经有许多传道人了。倘若你说，“让我们作同样的事吧！”那就不需要一个见证了。是教导圣经么？是来在一起有照着圣经的聚会，就是艾克利西亚（ekklesia），蒙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么？这就是主所要的么？

我在这里和你们的交通，将会印成书籍供给大众。录影带不如印出来的书籍那样持久。书籍不仅要送到加州橙县，更要送到全地；不仅为着现在，也为着将来。

众召会传福音、使用生命读经、照着圣经行事，这都不错。但亲爱的弟兄们，中心点在哪里？我们有没有实行与主成为一灵？我们有没有一个得胜的、现今的异象，时时刻刻管治我们、保守我们？如果我们没有的话，怎能盼望我们所在地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异象？

第二章 纯净与中心点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觉得有负担用华语释放一些信息，送到世界各地华语圣徒聚会的地方。至于南加州说华语的圣徒参不参加这些聚会，则由各召会决定。我愿意对众召会并对说华语的圣徒说一些话。

各地召会基于牧养的原则，当然该为着说华语的圣徒作点事情。无论你们的召会同不同意他们来参加华语信息聚会，你们仍必须考虑到怎样照顾他们。华人移民到美国的数目，每年至少以四万人的比率稳定增长，而且多半定居在南加州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；华语聚会能帮助所有顾到这需要的召会。众召会必须好好考虑在这事上要怎么作。

至于说华语的圣徒，如果你的英语够好，你就没有资格来参加华语聚会。如果你能够懂英语信息、英语见证，并且能用英语祷告，你就不需要来参加华语聚会。然而，即使你的英语能运用自如，而你有负担照顾一些年幼的、初信的或你的亲戚，你还是可以来参加华语聚会。我们只是谈到华语聚会，不是谈到中国人的聚会。这不是基于种族，乃是基于所使用的语言。这个聚会单是为着不能在会中使用英语的人成立的。倘若我们另有原因，成立这一个聚会就错了，那是分门别类。我们单单因着语言的难处，有需要一座过渡的桥梁。因此，如果你没有语言的难处，即使你是中国人，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；除非你对说华语的人有负担。

麻烦

无论我们作什么，总有一些麻烦。不要说，“李弟兄，这种作法会增加召会里的麻烦。”不错，但如果你不要有麻烦，你死了、埋了，就没事了！只要你活着，你就会有麻烦。如果你要吃，就有买东西的麻烦，然后有烹煮的麻烦，接着有摆碗筷的麻烦，吃过后还有清理的麻烦。甚至睡觉也很麻烦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必须胜过麻烦。

也许再没有什么比召会生活更麻烦的了。倘若我不是主所呼召的基督徒，主也没有给我负担的话，我就不会摸这件事；我宁愿去作别的事情。一种语言的聚会就已经够麻烦了，现在要有两种语言的聚会，这一来问题不但增加了两倍，甚至增加了三倍。举一事而论，领头的人必须增加。有一组聚会用华语，需要人照顾；另一组聚会用英语，也需要人照顾。你们要确知，你们的担子必定会加重许多。另外还有配搭的需要。光是一种聚会，你们也

许都还不晓得配搭多么要紧。两种聚会必定会使你们为难，也会试验出你们配搭的能力有多少弹性。我恐怕你们的弹性不能拉得够长，两周以后就断了！这是警告，不是预告；我盼望不会成为预告。配搭乃是最需要的。

胜过种族的难处

在头一世纪，使徒们就遇见这个难处。保罗在书信里至少两次说到，没有希利尼人，也没有犹太人（加三 28，西三 11）。假定犹太人不分散到各地，他们都住在美地上。这样，在哥林多、马其顿、以弗所以及小亚细亚其他的城市，就不会有犹太人。这就简单多了。

哥伦布发现美洲，开了路让许多人进来，这是为什么？上周在我们的华语特会里，大约有一千一百人，都是黄种人。谁会料到在美国，竟然有一千多个中国人都是基督徒！而且还有更多人要来。这意思是说，麻烦还会更多。

在使徒时代，他们就有这种难处；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必须写：“没有希利尼人，也没有犹太人”。这必须实际地应用到我们身上：没有白种人，也没有黄种人。一百多年以前，美国因着种族问题引起了南北战争。我曾读到，在战争期间，双方的士兵都在祷告。他们祷告同一位神、同一位救主耶稣，有时候也彼此称呼弟兄。这真是羞耻！我愿告诉你们，这场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今天基督教里仍然充斥这种羞耻的事。要胜过种族的问题，大概只有在主的恢复里才有可能，但也只是有可能罢了。

在华语特会以前，我对水流职事站的服事者说到“恩典吞灭种族”（*grace swallowing up race*）。你们晓得召会生活是什么？召会生活就是恩典吞灭种族。种族的英文字 *race* 和恩典的英文字 *grace* 比较，少了一个字母 *g*。如果我们把 *g* 加到种族的英文字上，就不再有种族（*race*），只有恩典（*grace*）了。倘若有种族（*race*），就表明我们缺少恩典（*grace*）。在我基督徒的一生中，我从来没有主持过婚礼，但现在我要叫两个聚会、两种语言成婚。这个婚礼不光持续一小时而已；也许需要好几年。一个地方要用两种语言有两个聚会，自然有麻烦。在这件事上，我看见过、经历过，也受了不少苦。但我们别无选择。

需要华语聚会

例如，过去在湾区，我竭尽所能地避免这个麻烦。我晓得你们有些人也曾尽力避免这个麻烦。事实上，我担心你们有些人现在还想要免去这个麻烦。如果你心里在想：“要是没有华语聚会多好”，你就是想要免去这个麻烦。但情况却叫你无路可逃。

如果你免去华语聚会，你所照顾的召会就真要受苦了。她已经在受苦，至少在三年前，湾区就该有华语聚会了。我不是在批评，我顶多是在分析。三年前就非常需要有这样的聚会，但湾区那里极力地避免。当时我没有说什么，因我晓得时机尚未成熟。但不要以为我现在觉得时机成熟了，所以就发起这件事。华语聚会的成立不是我发起的，乃是张湘泽弟兄起头的。但聚会既然开始了，就有一直往前的趋势。如果我们都不肯在湾区成立华语聚会，召会就要受苦。我不是轻率地这么说，靠着主的怜悯，我是很严肃地说这些话。

湾区有三、四个地方，特别需要这样的聚会。旧金山不用提了，因为那几乎是一个中国人的聚会；但圣荷西（San Jose）和柏克莱（Berkeley）都需要华语聚会；可能沙加缅度（Sacramento）也需要，我还不能确定。至于湾区其他地方，如圣塔克鲁斯（Santa Cruz）、快乐山（Pleasant Hill）、海渥（Hayward），聚会的规模还小，需要还不明显。但无论何处有需要，如果我们耽延的话，在今天的氣氛下，召会就要受苦。我们必须考虑，如何找出一条路来。

今晚我们的聚会中加了好多位弟兄，他们多半是要照顾这些聚会的人。这意思不是说，他们是长老或准长老。

情况复杂

让我举例说明你们所要面临的状况。上周末从柏拉阿图（Palo Alto）来的四位弟兄告诉我，现在他们有二十位圣徒在一位弟兄家里有祷告聚会。他们觉得需要一个聚会，他们也预备好要在那里开始召会生活。我告诉他们说，我们五年多前，就想要在柏拉阿图开始召会生活。然后我接到一位弟兄的电话，因着他的服事，当地已经有一个小型聚会。他辞去旧金山长老职分以后，接管一个小排，是旧金山召会外围的据点。有些圣徒不高兴，所以不到他那里去，反而继续到旧金山或圣荷西去。这位弟兄听见湾区的弟兄们有负担在柏拉阿图开始召会生活，就打电话给我，说，“李弟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已经是地方召会在这里聚会了，为什么弟兄们到这里来和我们竞争？”

我晓得这种情况很复杂。我毫不迟疑地与弟兄们交通说，也许时候并不合式，虽然有位弟兄为此买了一栋房子，但人数毕竟不多。既然愿意去那里的人不多，最好还是不要到那里去，免得卷入这复杂的情形里。因此，弟兄们退去了，买了房子的人也把房子卖了。

这一次柏拉阿图的四位弟兄到我这里来时，我晓得他们知道这种情况，就对他们说，“难处目前还在那里。如果你们要开始召会生活，你们的确需要澄清一些事情。”然后他们就问我要怎么作。

我回答说，“首先，你们必须澄清自己。为什么我们觉得柏拉阿图的情况不明朗？我们很关心他们到底清楚不清楚真理。很遗憾地说，我们也怀疑他们的动机纯不纯净。他们对于真理的领会清楚么？他们的动机纯净么？因着接管一个据点的作法，这些问题便困扰着我们。如果这个据点真成为一个召会，应当会有甜美的交通；但那里没有交通，忽然间一种召会就成立了。如果全地没有一个城市有召会，就没有问题。但柏拉阿图是湾区许多有召会的城市当中的一个城市，是一个原来已经存在召会的据点。这样一个据点没有与附近的众召会交通，忽然间就成立召会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这召会到底是在什么立场上。”

我接着说，“弟兄们，这种情况发生，是因着可疑的立场和不纯净的动机。如果你们要开始召会生活，你们的动机如何？如果你们不满意现在所参加的召会，而仍然以为现在是你们在所在地（他们都住在柏拉阿图）开始另一个召会的时候，那你们就没有资格。如果我的动机不纯净，即使情况有利，即使我认识肉体和十字架的功课，我也绝不会开始一个召会。即使是另一个城市，我也宁愿开半小时的车去那里聚会。”

以不纯净的动机应用真理

上周末他们下来以前，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位写了一封长信给我，问我说，如果我们传讲一地一会的真理，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实行？他们住在另一个城市，却跑到圣荷西去。我没有时间，也不愿意回这一封信。现在写信的人站在我面前了，我说，“某某弟兄，现在我要答复你的信。”

“召会立场——一地一会——是为着合一。如果我们用这一个真理来遮盖我们分门别类的动机，我们就比分门别类还要严重。不仅如此，这一个真理也绝不能当作律法来应用。”

“看看安那翰市。它的界限不规则，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城市一样。假设一位弟兄住在安那翰市边缘，却非常靠近塞浦瑞斯（Cypress）。他家也正好在塞浦瑞斯召会的会所对街。如果他到安那翰召会聚会，他必须开很长的车程才能到达会所。反之，他只要过马路就到了塞浦瑞斯的会所。你会说，既然他住在安那翰，就不可去塞浦瑞斯；那会造成分裂。这件事完全看情况而定。如果他无意造成分门别类，也没有偏好，只是为着省时间的缘故，选择和他的家人去塞浦瑞斯召会，这有什么不对？我们都是一个召会。”

“但我们假设安那翰有些弟兄不满意这位弟兄，他们批评他不与当地召会一同聚会。他可能争辩说，他们太律法了，他不必受这一条律法的束缚。但如果他认识肉体是什么，十字架的功课是什么，他就不会选择到附近聚会的召会去聚会。每一次聚会他都会开很长的车程去安那翰会所，到祭坛上被宰杀。我想你们懂得我的话。这就是圣经上实行召会生活的路。”

“我们不能把召会立场的真理当作一条律法，那样就不再是真理了。”我继续告诉这位弟兄：“你们即便有二十个人，也没有资格。即使柏拉阿图的情况很可以开始召会生活，你们还是没有资格。你们必须核对自己的动机。只要你们一怀着不纯净的动机，在召会的掩护之下开始作起来，一切就都了了。”

你们新近加入的弟兄，我愿意你们听见这话。动机必须清洁，必须纯净。如果你稍微想作领头的，不是想作长老，而只是想在华语聚会中作领头的，你就失去了资格。没有人会知道，但是主知道。

需要纯净的动机

同样的原则，我要对长老们说一些话。你们若要有上好的鉴别力，断定你们所在之地要不要有华语聚会，就需要纯净的动机。如果你的动机不纯净，你就没有资格说要或不要。你的不纯净使你失去资格。弟兄们，我严肃地说这话。不仅在这件事上，并且在召会生活的每一种情况，尤其是在领头的事上，这个原则都适用。在主的工作上，如果我稍微有一点野心要成为什么，我就失去了资格，我就了了。

在基督徒中间，纯净的动机是个宝贝，它比钻石还要稀有。我“行医”半个多世纪了，我的确晓得人生了什么“病”。每当摸到主的工作或召会，难得找到一个动机是纯净的。

已过六十年，主的恢复在这件事上有一段历史。我们不用提倪弟兄时代，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。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台湾所发生的事，你们在座许多人都经过。有一些人惹起很大的麻烦，然后离开了。我警告他们说，他们会分而又分。现在过了大约十七年，我的预言完全应验了。他们分而又分，没有例外。制造麻烦的时候，他们是一。但他们离去要有所作为以后，几乎没有两个人是同工的。他们的动机不纯净。

我们也许软弱，在主手中仍不怎么有用。我不否认这一点。然而连那些持异议的人也无法否认，祝福是在主的恢复里。自一九六三年以来，二十年的历史过去了，祝福在那里

是很明显的。在召会生活和主的工作上，不纯净乃是基本的杀手，它把一切都杀死了；如果你不纯净，它也会把你杀死。只要你动机不纯净，你就是头一个牺牲品。这不是威胁，乃是警告，并且首先警告我自己。惟有主知道我多年来是怎样的恐惧战兢，免得我对一些事下断案的时候不纯净。

周一晚间的聚集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和你们谈到纯净的问题。当然，这是次要的点，不是中心线。然而，这是主要的条件。无论你怎么说你是在中心线、在主中心点上，如果你的动机不纯净，你就偏离了，你就不在中心线上了。中心线只适合给纯净的人行走。这是严肃的事。召会在纯净的人手下也许会经历许多难处，但还会一直蒙祝福。一旦召会转到不纯净之人的手里，死亡就进来了。这样的事你也许看见过。

在主的工作上也是这样。我来到美国不久以后，别处有些嫉妒的人就说，“为什么我们不能作李弟兄所作的？我们也到美国去作同样的事吧。”他们到了美国，想要作工，最终一事无成。我不信主的恢复在美国蒙祝福是由于我的才干。我的才干顶多只是一个小小的凭借；这乃是由于主恢复里的事是纯净的。我的良心许可我问弟兄们：就我自己来说，在召会和主的工作上有什么不纯净的迹象么？我与你们在一起二十年了。今晚我站在你们大约一百人面前说，你们很难找到在召会和主的工作上与我有关系的事情是不纯净的。弟兄们，这是惟一的原因，使这里有主的祝福——不是兴旺，乃是生命的祝福；也因此我能放胆说话。我的良心连一个小小的漏洞也没有。在别的事上我不敢说，但在纯净这件事上，我无亏的良心。

既然将来会有许多新的华语聚会，就会与几件事情有关：与这些聚会的领头人有关，并且至少也间接与当地的长老职分有关；同时也需要配搭。要忍耐、要谦卑，这也许只是宗教。保罗也许教导人要忍耐，但他很少这样教导；他所教导的是恒忍。译者多半把这个辞译作忍耐（patience），但保罗用的字眼其实是恒忍（endurance）。

误会与不纯净有关

然而，在责任、长老职分和领头的事上，先决条件乃是纯净。配搭需要纯净。如果你缺了这个，无论你多么谨慎，难处还是会接踵而来；在召会生活里，事情总是会不断地发生。如果你的动机不纯净，不是这一个难处缠累你，就是下一个难处缠累你，这是免不了的。另一面，如果你纯净，就没有一个难处会缠累你。

许多时候我们表面上的忍耐是由不纯净来的。我们等候，不采取行动，因为我们害怕得罪别人。我的意思不是说，我们应当粗暴随便。但纯净是个基本的因素，它会杀死所有

的病菌。如果你与安那翰召会的长老核对一下，我相信他们都会同意，凡我所作的，无论我高兴不高兴，他们绝不会怀疑我的动机。他们不会怀疑我的动机，我也不会怀疑他们的动机，因为我们多年来有一段共同的历史。我们彼此认识多年。因此，我们在作法上能省掉许多时间和麻烦，而仍然不至于有误会。

你晓得误会是从哪里来的么？它的根源常常是不纯净。真正纯净、彼此相爱的夫妻也许会争吵、意见不合，却没有误会。然而，一旦不纯净的事进来了，就会产生一次又一次的误会。他们也许尽量谨慎、忍耐、智慧，但误会仍会因着不纯净而延续下去。

得罪别人是从肉体来的，害怕得罪别人也是出乎肉体。在世界上、在公司里，人非常谨慎，不要彼此得罪，因为世界满了不纯净。如果召会也是这样，我们就不再是召会了。在召会里，每一个通道、每一个角落都该是纯净的。

怀疑与不纯净

我们不纯净的时候，就会多疑。我们变成侦探，要侦察别人说话背后的含意。倘若我们动机纯净，就不会有这样的思想。我们是在另一个星球上，简简单单地接受别人的话。

我听说有些弟兄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情不对，但他们不敢说什么。他们避免卷入其中，就保持缄默，让痛苦延续下去。这么作就是要政治。你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作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的心思要改变、要悔改。让我们不要再有这样的事。

你们以为有人悄悄地向李弟兄打小报告，事实上，我没有接过这样的报告。你的思想里有魔鬼，因为你在作一些事情，盼望李弟兄不会发现。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消息，但因着神的主宰，我只进来说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不要再那样作了。因为我的改正正中要害，你们就以为有人向我通风报信。情况并非如此。主耶稣自己给我话语，到你们的聚会改正一些原则上的事情。

如果今晚你在这个聚会里存心不正，你也许会以为我所说的乃是听见报告的结果。你也许会以为某个评论是在说你，因为它正合你的光景。如果没有人报告，我怎么会晓得？

其实，我和你们所说的，六天以前就记下来了，我把所要提的点列出来。上次聚会以后，我就全部记下来了，因为我晓得自己年纪大了，没有笔记就记不住这些点。由此你们该清楚，我所说的不是因着我接到报告。

要学习纯净。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既然华语聚会开始了，这些青蛙都会由井底跳到表面来。如果你不定罪这些事，祝福就必定会离开。这些怀疑的思想会杀死你们的事奉。如果你们希奇我怎么能一直往前，我就要说，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情形。你们都晓得我很率直。如果你们纯净，就用不着害怕什么。纯净乃是我们事奉的基本条件。

顾到外面的事：有必要，却不是主的托付

现在我要和你们说到倪弟兄的作法。我预备写他传记的时候，收集了他的许多著作，看他怎样作工。有几次他提起，主给他的托付，不是召会生活工作外面的事。主给他的托付乃是耶稣的见证，就是活出基督死而复活的生活。虽然如此，他却别无选择，必须作许多外面的事。他甚至出版了一些书籍论到召会的事务。连初信造就信息也不算主托付给倪弟兄的职事；他特别说，主没有托付他释放这些信息。主托付他释放关于基督、基督的死与复活、基督的身体、奥秘的身体这些方面的信息。然而，他为着初信的人还是出版了许多的书籍。

现今以外面的事务为中心点

这事的结果如何？在主的恢复里，许多召会和圣徒都注意召会的事务，注意初信者的聚会，注意倪弟兄对于外面事务的教导，包括召会的立场。很遗憾地说，少有人真正在经历中看见基督是什么。因着缺少这样的看见，我们就忽略了这些事。我们忽略了基督的死、基督的复活以及基督奥秘身体的意义。

如果你们想一想，就会看见我所说的真是这样。众召会里领头的人真想到怎样帮助圣徒认识基督，怎样将基督死与复活的真实经历服事人，怎样在经历上认识基督的身体么？一周又一周，领头的人好象多半在考虑别的事情：怎样照顾聚会，怎样增加人数，怎样帮助软弱的人，怎样解决难处，怎样盖会所，以及其他这类的事。不知不觉我们就离开了中心线，不在中心点上了。反之，我们变得有几分象弟兄会。我们照着圣经聚会，我们有美好的，甚至更好的圣经教训，我们也传福音。这三件事我们多多少少都顾到了，但我们很少注意中心线。

以内里生命为中心点

环境逼着倪弟兄去作外面的事。后来因着仇敌的狡诈，有些人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，倪弟兄赞成召会的立场，但战后他改变了。因此他们出版了倪弟兄所谓内里生命的信息。倪弟兄的职事今天在许多基督徒中间很畅行，只因内里生命这一条线。但你必须晓得，

这不是耶稣的见证。即使他们出版了《属灵人》，我还是不知道那些爱倪弟兄职事的人，是不是真晓得基督作生命在经历上到底是什么，基督的死与复活又是什么。这是今天基督徒可怜的光景。甚至我们说，我们接受倪弟兄的职事，多半也是接受外面的部分，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。

一个例证

为了加强我所说的，我愿对上周末的华语特会作点分析。我必须说，特会很好，但我要针对在那里服事的华语弟兄们说一些话。那些信息是基于中心线释放出来的，然而我不相信听众在这一点上被摸着。听众受了外面的气氛所影响，我承认外面的气氛非常好。那是大团聚的气氛，这种气氛弥漫在大多数参加聚会的人中间。如果我们华语聚会的工作和事奉停在这里，我们就失去标的。这次特会没有击中中心线。中心线在信息里面，但参加的人多半失去了中心线。没有疑问，他们都得着了一些帮助，但多半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帮助。我不是说，鸡毛蒜皮不需要；我也不是说，特会以及你们的服事都不需要。这些都需要，正如需要你的肉身一样；没有肉身，你的灵也许只是魂魄而已。我们的确需要有这样的特会，以及所有的服事、所有的信息，尤其是我当时说话的方式。

我从来没有用英语或用华语那样说话过，虽然我用华语尽职事三十多年了。上个周末我说话的方式很不寻常。我晓得很不容易翻译。译成英语的时候，也许会失去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原意。许多说法在英文中简直没有相等语。在这次特会里，我尽所能地使用普通却达意的中文发表。因我尽量以一般人的方式谈话，所以用了许多成语。这样的话语很不容易翻译。

这种发表也许是需要，但中心点如何？想想看后三篇信息所读的经文（前两篇信息是福音信息）。虽然那些经文都在中心线上，但我没有讲多少。我在末了一次聚会里说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是神的居所，是神显现于肉体，是金灯台，是新妇，终极完成是新耶路撒冷。每一个点我没有说多少，但我涵盖得很广。

然而我没有十足的信心说，听众懂得我所说的意义。没有疑问，有些点使他们受感动，但整体说来，我不认为他们得着了中心的东西。以后别人问起他们特会的事，他们会不会有人说，李弟兄说到将来召会的延续就是新耶路撒冷？他们也许会提到一些次要的点，但最叫他们记忆深刻的乃是美妙的大团聚。离散了多年，年长的、年轻的在基督里一同聚集，有些还是三代同堂。阿利路亚！何等美妙的气氛。

倘若结果只是这样，我们就失去了标的。主的工作和召会生活外面的事乃是基督教所作的；这些不是基督，乃是加在基督身上的“教”。我们也许是“召会教”。他们有教，却没有基督；我们也许有教，却没有召会。我们也许有召会作为聚集，却没有召会作为生机体、丰满、神显现于肉体、灯台、新妇以及新妇的完成——新耶路撒冷。除了那些参加特会的人以外，我也非常关切你们现今在这里的人是否真看见这一点，并且真活在其中。

留在中心点

今晚我和你们交通的，乃是纯净与中心点。我们的确需要有外面的事务，就如好的聚会、正当的圣经教导、好的福音传扬；没有这些，我们就无法存在。宾路易师母缺了这些，史百克弟兄也是一样。因着这个短缺，历史显明他们的职事在实行的实际上没有持续很久。另一面，各宗各派因着组织和这些外面的事务得以持续下去。我不是说，我们必须跟随他们，但那里有一个原则。因这缘故，倪弟兄才不惜牺牲，花时间顾到外面的事。他观察在他前面、缺少这些外面事务的人，因而有所学习，所以他顾到这些事。同时，他告诉我们，盼望有些弟兄兴起来，顾到传福音、初信者、教导、召会的实际事务。他很遗憾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能在这一方面顶替他。

今天也是一样，外面的事依然盛行，我们不够注意中心点。有一个危机、危险，就是我们会失去主恢复的异象。

虽然我们很软弱，也够不上主的标准，但的确找不到另一班人象我们这么有追求。不要说不信的人，就是其他的基督徒团体也不象我们这样追求、这样真诚。这不过是因着主的怜悯。我们多少总想要纯净，恨恶不纯净；然而，我们恨得不绝对。

我仰望主，使众召会里领头的人能看见这个中心点，并且付诸实行。我们不可容让其他事物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也不可容让什么作法——无论好坏，无论是否合乎圣经——侵入召会生活。但愿每一处地方召会始终只有这个中心点、这个实行。即使外面的事不可或缺，也不让其成为我们的中心点。只有一件事能成为召会生活的正确中心点，那就是基督，也就是我们众人所经历的基督。道理不能成为中心点。没有疑问，我们已经有这种道理。我晓得你们都懂。然而懂得道理是一回事；看见异象、被异象抓住、实行异象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结 果

我信倪弟兄离世的时候不是那么喜乐，他没有看见多少他所看见之异象的结果。他的职事在地上真正的彰显不多。如果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点点延续，也许惟一的结果就是出版一些他的著作给基督教使用。我想到这件事，就非常受警惕。今天的恢复结果会如何？

目前福音在中国大陆广传，我相信是由于两件事。第一，是由于许多到中国当传教士的欧美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。当然，并非所有的传教士都很纯净，都有真实的负担。但有些人，如戴德生等确是如此。我信中国所发生的事，乃是回应他们所献上的祷告。第二，也是由于主借着他的恢复在中国所撒下的种子。我们许多人为中国大陆祷告，主恢复的种子也在那里撒下了。

目前那里所传讲的，大多都很肤浅。因此，主使用了我们所送进去的书籍；事实上，这些书籍非常有用，因为初信的人没有东西可得喂养。他们收到书籍和生命读经的时候，便完全得着满足。当然，这不过是起头而已。

我们必须努力向前，留下真实的见证。每一处地方召会都该是真正、纯净的灯台。今天的世界很小，我们在这里会影响中国和其他的地方。这影响、消息会达到他们那里。我们盼望他们能收到一些刊物，甚至收到这些信息。主的恢复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如何，决定于我们在这里到底如何。

第三章 华语聚会的需要，以及作种子种下的需要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首先我想要说的是每主日上午的华语聚会。你们都知道，华语聚会乃是已过周末特会那五次聚会的延续。美加各地有一些华语圣徒，人虽然在召会中，但语言的能力不够吸收信息以得着滋养，也不能表达向主的赞美与祷告；我们很关心这些圣徒，结果就有了那次特会。长期以来，他们在属灵上受了亏损。因此，许多华语圣徒的负担就越来越重，我也是一样。

当主托付我在美国为他的恢复开工时，他指示我不要去摸华语工作。虽然这样，在已过几年，因着美国当局增加远东移民的配额，有更多的圣徒同他们尚未信主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邻居迁到美国。我们需要顾到他们，否则主会受亏损。前些年间，我不太注意这个需要。我没有时间，也不愿意主的恢复在英语这一面减弱、受挫。

大致说来，我估计在已过这些年间，我们在美国损失了一千位华语圣徒，实际的人数也许更多。单单在加州，就损失了五百位。他们到哪里去了？他们不是走错了路，就是受了打岔。人是活的，需要关爱。因着我们漠不关心，我们这面一点没有显出对他们的关怀，别人就乘虚而入。你们知道别人怎样联络他们么？有人从台北到这里来，在他们离台以前，美国一些基督教工人就从他们在台北的关系人那里得到消息，知道我们中间谁要来。他们查出飞机班次、抵达日期和其他资料，然后就到机场接他们，预备好要服事这些新来的人。他们有车子接送他们到任何地方去；如果他们无处可去，就送他们去接待客人的地方。晚上就会有聚会，他们当然答应去参加。这样，他们就被“绑架”，从主的恢复里失落了。我们不能定罪这些相信自己是在为主作工的人，这只有主知道。但我们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不关心华语工作。

其实我在一九六七年就嘱咐过台北召会，甚至特别指定一位同工，接受负担照顾来美国的中国人；那时候移民法就已更改，我预料来美国的人数会大大增加。

许多人来了，但我们与他们失去了联络。他们在召会生活里没有立下稳固根基，所以来美国以后，学业、工作或亲戚就使他们分心。因着我们不关心，他们就失落了。

中国人向福音敞开

我晓得这里众召会要得着新蒙恩的人很不简单，外面的反对使这事变得相当困难。倪弟兄教导我们说，我们的工作象农夫一样，要到有水的地方去。如果没有雨水，农夫不会

在这样的地方耕种，他们知道长不出多少东西来。不论是在大陆、台湾，还是在美国，救恩很容易临到中国人身上。我相信有一个原因是许多外国（尤其是英国和美国）传教士向主热切、忠心的祷告。有许多人象戴德生，一心一意要把主的救恩带给中国人。他们禁食、祷告。虽然他们在公会里（在他们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看见光），但他们很忠心，为着中国的灵魂离乡背井、牺牲身家性命。我信主现今正在答应那些亲爱传教士忠心的祷告。

第二个原因，我信是倪弟兄在狱中的祷告。他除了祷告还能作什么？他被禁止传福音，就连对同坐监的人也不可以。倪弟兄暗中带领一位同坐监的人归向主，这个人即将被释放出监的时候，倪弟兄告诉他，务必找到李常受弟兄，一切都要听从他，并且要告诉李弟兄，他（倪弟兄）没有改变他的信仰。这话是从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（倪弟兄的亲戚）传给我的；他们现今住在美国，曾经回到上海去，见过这位从前和倪弟兄一同坐监的人两次。倪弟兄坐监的时候，必定不是闲懒、无所事事的。他一定听说我在美国，也必定为主的恢复和中国有祷告。

第三，你们如果为我们这些原先在中国，在主恢复里的人想想看，突然大陆沦陷了，你们就会了解我们这几千人一直在祷告、呼求主纪念那么大的一个国家。我一九四九年离开的时候，我们估计中国有三百万基督徒。我读过一份香港的报纸说，现在那里的基督徒已经超过三千万了。今天在中国各地，福音传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就转向主。这是主答应了传教士、倪弟兄以及我们中间许多人的祷告。这是主的怜悯。

即使在美国这里，我们如果去邀请中国人，他们也会有反应。他们会来赴会，也会相信主。他们多半学有专精，不是无知无识之人。

我们中间缺少果子

我把背景告诉你们，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拿起这个负担。我在美国这二十年来，没有兴趣顾到中国人这一面。从去年开始，我的观念稍微改了；但我还是没有负担要建立华语工作。我的负担、我的职事是在美国建造众地方召会。在说华语这一面，我的负担只是要填补缺欠。我们中间单单在加州就有五百多位华人圣徒，他们中间也许有半数能讲英语，这些人是在美国的学校毕业的；其余的人只懂得最简单的英语，他们无法在祷告聚会和擘饼聚会中发表什么。许多的信息他们也领会不来，所以他们缺少喂养。因这缘故，有些人离开我们去参加“华人聚会”。这种聚集不在少数，连橙县这里都有。我听说温哥华也有这样的聚会，有八百位中国人。兴起这个聚会的弟兄从前在香港是和我们在一起的，后来加入宣道会。我听到这事感觉很羞愧。温哥华已经多年有召会了，但这位弟兄从我们学了一点点东西，自己一个人就能带八百人听他用中文讲道。罗斯密（Rosemead）是艾尔登（Elden）

的延续；那里只有一百六十位中国人，再加上八十位非中国人。想想看我们在艾尔登会所多少年了，但是比起别人在温哥华所作的工，我们的人数何等少。

我们一切作工的果子何在？圣荷西有许多好机会，却一事无成。一位从台湾来的弟兄在旧金山几年了，另一位在柏克莱，但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。这叫我失望，这是我的羞耻。为什么我们的弟兄来了却不能作什么，而别人来就能作出那么多？我已经忙不过来了，但我不得不作点事情。

需要合式的“烹调”

从道理上来说，我们并不缺少属灵的食物来喂养众召会。我不是说我们是神学院，能提供不同的课程。我乃是说我们是个大家庭，有许多东西能喂养我们众人。你知道我们缺了什么货么？如果你知道，请告诉我，我会尽力来补这个缺。在我看来我们已足够所需了，但我们在烹调上有很大的缺失。

我到过远东，也到过美国各地。我参加的聚会通常都是先释放信息，然后众圣徒分享。信息多半是重复生命读经的信息，只是换个方式发表。因着烹调不当，到了圣徒分享时，他们所说的就常常摸不着中心目标的中心点。我在美国释放了三千篇左右的信息，都是集中在主恢复的中心线上。

众召会要烹调得合式，首先带领的人必须进入这些中心线的信息。我是说他们应当活出、经历并实行那些信息。这样，你们就不会只是重复信息而已，你所说的就是你的经历。当你把你所经历的摆出来给圣徒，这样的烹调才合式。合式烹调的基本点乃是这样：带领的人需要实际地经历中心线的话语。不错，三千篇信息都在中心线上，但不论什么东西要存在都需要皮和骨。你不能经历皮和骨，必须经历肉。

你不需要重复已经释放过的信息，人所需要的是你的经历。这样，当你释放信息的时候，你陈明对那篇信息的经历，以及你经历信息的路；这会使众圣徒集中于中心线上，并且帮助他们实行活出神的中心焦点。这样的信息会帮助他们活在中心线的经历中。我们自己要经历，并且帮助别人有经历，这两件事需要花许多时间来实行、学习、祷告。

为着现阶段的众召会，我们的聚会应当训练、指导、帮助每位圣徒进入中心线的生活。这不是一、两年就能成功的。以世上的教育制度为例，每一个学程都需要三、四年。小学要六年，初、高中各三年，大学的课程需要四年。帮助召会进入中心线的实际生活，立定根基，差不多需要四年。

去年秋天，安那翰召会的弟兄们知道我不满意这里的召会聚会。聚会没有目标，就好象在大学上课，一堂接着一堂，却不能领会那个课程到底在说什么。那些课都白上了，不仅浪费时间，甚至败了胃口。

烟台及青岛的工作

我祷告并思量聚会光景的时候，回想起一九四二年在我家乡烟台的复兴。那复兴是在四年的预备之后才有的。复兴以前，在一九三七年，倪弟兄所带领的工作指派我到华北各省去。我所到之处都广受欢迎，我多半在公会里讲道、释放信息。这是在倪弟兄带领下工作的决定，要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真理送到公会去。我记得我们在山西省内地会的中心站查读希伯来书；我花了两、三周，在那里与他们的同工一起查经。我从那些经历中学知，那种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，我就决定不再那么作了。

后来因着神主宰的权柄，日本军队侵略中国，我必须留在家乡。我留在烟台四年两个月，其间只有一次到青岛两个月（一九四二年）。那两个月当中，两百位新人受了浸，就这样给青岛召会立下稳固的根基。六年以后，倪弟兄办了一次训练。训练后，有些受训的弟兄到青岛去，他们开始传福音。有一次，他们一天之内给七百多人施浸。他们的工作乃是以一九四二年受浸的那两百人为根基。我到那里的时候，特地停留了两个月，因为我知道一周或十天是作不出什么来的，要作出事总得需要两个月。五十个月里面我只在那两个月离开烟台。

我信张晤晨弟兄许可我这样说。一九三九年他还不是执事，我把他带进来学习作执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邀请他参加长老聚会，不是作长老，只是坐在那里观察、学习。那就是他所作的。

在烟台的那四年，每一件事情我都带头作，包括打扫厕所（中国茅厕非常肮脏）。我照顾每一个聚会——祷告聚会、擘饼聚会、长老聚会、事奉聚会，包括看望和牧养。我常常骑脚踏车去看望圣徒，为要看看他们的家庭和家庭生活。我看望了许多特殊的福音个案。结果有许多家庭被带进来了。

我每天花很长时间服事。早上八点前，我就到会所整理房间，指导服事的人怎样处理各类事情。中午回家吃午饭，小睡一下。下午两点左右我又回到会所，一直留到吃晚餐的时候。在家用过晚饭，再回到会所参加聚会。即使没有正式的聚会，每天晚上总有聚集，大约总要到十点，我才回家。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方式。五十个月下来，没有休假日，没有假期。

等到共产党占据烟台的时候，所有带头的人都离开了。这是我们的政策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面对那种处境最好的办法。只要带头的在那里，召会就有麻烦，因为共产党要抓带头的。我要说的是：那些离开烟台到其他城市去的带头人，几乎个个都成了长老或执事。几十位弟兄离开烟台到青岛、上海。张晤晨和曲邠民弟兄是两个非常显著的例子；他们都是在那四年间产生的。后来我去台湾，在那里尽职的时候，这两位弟兄给了我最大的帮助。

不是靠讲道人

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我们施行主恢复的路，我们的路一向就不是外出讲道。那是奋兴的路，是基督教的路。天主教从来不走奋兴的路。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天主教有福音运动，邀请名布道家讲道；但他们年年增加数百万人。你会说他们的组织牢固，他们有一套留住人、教导人的路。我们很难叫一个天主教徒离开天主教，不论在哪个国家都一样。我们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呢？就象那些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一样，只要一到美国，就离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工作不扎实。

我信地方召会聚会往前最好的路，特别在目前这个关头，乃是烹调“食品”，并且以合式的烹调服事众圣徒。把信息重点挑出来还不够，我们必须经历这些点。就连我自己也想回头研读那些信息；我每次研读那些信息都得着帮助。不要认为你多读几遍就得着了。你要实行并经历这些信息，否则你得不着什么。这就是众召会的需要。

我不反对复习信息，但我想那样不够。你可以看看结果如何。我曾告诉在台湾的弟兄们，我们必须晓得，我们年复一年劳苦的结果是什么。然后我们要象哈该书所说的：“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径。”（一7）你们劳苦，多多撒种，你们的收获有多少？为什么我们要重复没有果子的工作？我们必须省察、再省察我们的路。复习信息很容易，从众召会中找出一些人来作信息摘要，然后在聚会中复习，并不困难。我想农夫若是这样的劳苦，就不能期望有多大收获；要有收获就需要有相当的劳苦。

作种子种下

弟兄们，我愿意和你们交通这件事，也以此激励你们。你必须把自己如同一粒种子种到你所背负担子的召会里。你必须把自己种下去。作长老就象作家庭主妇和作母亲一样。如果作母亲的盼望自己的家庭得建立，她会忘掉别的，只记得自己的家人。这就是我所说，把你自已种下去的意思。你也可以说，你把自己卖了。一个年轻小姐结婚，就是把自己卖给丈夫，也就是把自己卖给她的家庭。除了她的家庭以外，她什么都忘了。

家庭主妇不该说她不知道怎样烧饭作菜，她想请人来替她和她的家人作饭。雇人来作饭，无法把家庭建立起来。但是今天各地召会都喜欢请人来讲道。这些人都很有口才，可惜的是他们只能为你们的耳朵搔痒。结果怎样？孩子们也许喜欢从速食店买汉堡吃，但那种烹调不会叫孩子得造就。他们需要母亲的烹调。食物的味道也许不那么好，却叫人得滋养。我们必须培养众召会里众圣徒的口味，使他们不在意那些对主恢复中心路线没有经历的传讲、教训。

要建立这样的口味需要时间。我在烟台一年以后，圣徒就对其他事物没有胃口。除了建造地方召会，他们对其他的事都失去胃口。那时候我对中心的路线还没有看见多少。如果我看见了，我信他们会对中心路线以外的一切事物都失去胃口。

我盼望今天全地的众召会，对中心路线以外的任何传讲或道理都没有胃口。我的意思不是要吩咐或要求众召会重复我的信息。你如果这样想，那是你的想法，你要负责任。那不是我的想法。

一个职事

今天凡你所实行、所经历的都必须是新约职事的事。这职事只有一个。并不是保罗有一个职事，彼得另有一个职事。特别是在彼得前后书的训练以后，你能看见他们在独一的职事里是多么的一。要来的训练要交通约翰的书信；你会看见这三位——保罗、彼得、约翰——乃是一，他们只有一个职事，就是那职事，新约的职事。这不是说彼得用的辞句、表达的方式都跟保罗一样。他们的用辞和发表都不同，约翰尤其不一样，但他们都在中心线上。现在我了解彼得在他两封书信末了所说的话：“就象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，……写了信给你们。”（彼后三 15）五十年以前，我心里想彼得真好，推荐圣徒读保罗的著作。但是我现在开始有更深的领会。彼得的意思是他在两封书信里供应圣徒的，和保罗供应给人的乃是一样。也许保罗写的话你们很难领会，但你们不要曲解，因为那就是曲解圣经（16）。这两位使徒供应给人的都是一样。我现在也明白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说的话，他嘱咐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，“好嘱咐那几个人，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”（一 3）。那些人也许是照着圣经教导人，却和新约的职事不同。

新约的职事是什么？保罗在同一章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新约的职事乃是“神的经纶”（4）。神的经纶是什么？三章称之为敬虔的奥秘（16）。敬虔的奥秘是什么？乃是神显现于肉体。这是神经纶的中心点，这是主新约职事的中心线。

我有充分的把握，主把这职事给了我们；从第一世纪使徒时代到现在，这职事托付给基督徒，从来没有象今天托付给我们这样的明确、清楚。我们的确有把握夸口说，我们实在看见主新约的职事是什么；我能夸口我是使徒的同工。因这缘故，我与倪弟兄是一。

我跟倪弟兄在一起的时候，绝不传讲任何不同于从他所听到、所学到的东西。并不是我不懂得别的道理。如果我愿意，我自己可以在华北作得很成功。但是当倪弟兄要我去上海和那里的同工在一起时，我到主面前去，就看见一道水流。弟兄们，只有这一件事保守了我：一直与倪弟兄是一。感谢主，他保守我直到今天。五十年后，我还在这里。许多人来了又去，离开我们的人当中有些还活着。但你如果看看他们现在的光景，你就了解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蒙主祝福的。他们没有路往前，因为没有别的路，只有一条路。

即使在美国也一样。看看那些离开我们的人，他们的近况如何？我从来没有告诉圣徒要反对他们，或要当心他们。我说过许多次，我的工作是没有围墙、不设防的。一九七八年发生的事今天怎样了？他们也没有路。

神是独一的源头，只有一位神、一位救主、一位主、一条路、一个见证、一个职事、一道水流、一个宝座和一个目标。我们在哪里？赞美他！我们乃是在一条路上，在一道流里，在一个职事里，并且有同一个目标。

反对者说，我这样说话是威胁人不要离开。那是他们属鬼魔的恶念。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。我所想的是爱，不是威胁；我只是想警戒你们。我发自爱心对你们说实话；我对从香港来的弟兄也是这样说。我说，你们看看四周，在香港哪里有路？没有别的路。你若不信这位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没有主可信。你若不敬拜这位神（因为你不想跟李常受敬拜同一位神），你去找另一位神来相信吧；你找不到的。但人是顽梗的，他们一旦离开了，就很难再回来；回来的人非常少。你相信那些离开的人有满足么？他们也许说他们走的那条路很令他们满意。但我不信他们的话。至于我，不论我面临的反对有多少，担子有多沉重，我总有完全的满足；我一点不怀疑我是在正路上。

我们若看见这个，就会实行中心线的事，并且经历这些事。我们会活这个。然后我们会一次一次用我们的聚会单单为着这一件事，也许每周有四、五次聚会，周周都如此。这就象挖井一样，你不是挖了一处，然后换个地点再挖，不久又换一处。挖了一千个洞，得不到一桶水，这有什么用？你必须挖，不停挖，直到涌出水来。这是作工的路，这是建造地方召会的路。

牺牲自己，把你的召会摆在第一

我再说，这样照顾召会意味着你必须有很多的牺牲。你不能体贴自己。最近我花了许多小时的时间，在磨石之间受碾磨。有几次在这种碾磨人的谈话过后，我的妻子会提醒我，我已上了年纪。我告诉她，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岁数，但我已经奉献我的一生为着主的恢复。如果我知道有一个难处还没有解决，就算我躺在床上，也不得安息。那样更会破坏我的健康，倒不如花一小时又一小时，与那些有困难的人谈话，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这样帮助人是我的喜乐。我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守主的恢复，这是我的定命。你们不要以为，我不知道怎样注意我的健康。如果我没有什麼可为主作的，如果我退休了，我当然会照顾我的健康。但全世界的众召会，尤其是远东的众召会，是我的孩子，甚至比我自己的孩子更宝贝。当他们淹没在海底，我怎能躺在床上休息？我必须忘掉我的健康。

弟兄们，我不鼓励你们牺牲自己的健康、性命，但你们照顾召会生活时，不要先考虑自己的权益。要把自己的权益摆在一边。有一句口号说“安全第一”，我要说，“召会第一”。你的地方召会（你是其中的一位长老）是第一，不是你的职业第一，不是你的家庭第一。我不是说你不该顾到你的家庭，我乃是说应当是召会第一。否则，弟兄们，我必须预告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召会能建造起来。我深信主这个预言必定会应验，除非你们作长老的弟兄们把自己卖给你们所服事的召会（不是宇宙召会）。你们总要首先考虑到你们所服事的召会。你们如果这样作，我就不需要坐在这里跟你们谈话。你们会知道该怎样学习，你们能了解有什么需要。否则我们只不过是最优秀的基督教团体罢了，我们不能在主新约职事的中心线上有真实的见证。

要为这事祷告，我也请求你们为我祷告。问题来的时候，我靠着主的怜悯，加上弟兄们的帮助，背起担子，把事情解决了。不过我知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是仇敌的攻击，叫我在已过这一个月忙着处理各样的事。我本该在新约圣经恢复本注解上下功夫的时间损失了，我的身体也有点疲累。所以请为我祷告，也为你们自己祷告，为你们所照顾的召会祷告。

难处与祝福

关于职事站，我盼望你们清楚职事站的关系和界线。这样我们就都能甜美、有效率地往前。我们有许多错综复杂的难处，这是他的怜悯；难处重重是主祝福的标记。孩子是麻烦，使他们父母的生活复杂。我有许多子女，也有许多弟兄（有中国人，也有美国人），我还有许多召会和许多同工，这表示我有许多麻烦。职事站办公室也是这样，虽然是祝福，也意味着我有许多难处。但是仔细想想看，如果没有这个办公室，我的职事怎么能推行出去？不错，这一面是祝福，但另一面是麻烦。我们从新约圣经可以知道，保罗也需要应付这类错综复杂的光景。我对你们说这些话，乃是为着施行主的恢复。

第四章 神独一的路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这些日子，我一有时间，就照着已过这些年间所看见的，考量主的恢复。你们晓得，在一九二二年，就是大约六十年前，在中国开始了主的恢复。头十年我不在，但后来我听见了那段历史。接着在已过的五十一年里，我直接参与其中，看见了许多发生的事情。今天晚上我与你们交通的，乃是基于我所看见、所听见的。

为着将来的一点话

为什么我有负担这样与你们讲论呢？这是因着现今的情况和将来的情况。你们也许会希奇，我们不晓得将来如何，怎么能来看将来的情况呢？历史的确能帮助我们预先看见将来会发生的事。这是一个因素。另一个因素是，我有负担顾到一些紧要的事，主若愿意，我盼望能完成这些事。我要将我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这些事上。

因着我没有时间看望众召会，直接帮助她们，只能有限度地这样作，所以我有负担把我考量的事摆在这些在实行一面的谈话里，将其出版。这样，这些谈话不仅对目前，就是对将来也是有益处的。我们不晓得将来的日子有多长，惟有主知道。但只要主耽延的话，主的恢复就会在地上。虽然这个恢复的规模不大，无论如何它是散布在各大洲，并且仍然一直在扩展。我们都相信，这个扩展会继续下去，即使它的进度不快。我尤其挂心将来的日子和将来进来的人，觉得我们需要对主的恢复有基本的异象，或基本的认识。

五年前，有打岔的事进来，搅扰了一些关心主恢复的亲爱的圣徒。已往这样的事既然能在我们眼前发生，我们怎能有把握说，将来这样的事不再发生？因此，趁着主还给我时日，我要尽量将这些事情清清楚楚地公诸文字。这样，目前在主恢复里，和将来被带到主恢复里的亲爱的圣徒，就能看清楚主的恢复究竟是什么。

我觉得和你们领头的人谈论我所要交通的事比较自由；在特会中向更多的听众说到这些事，我不会觉得这么自由。这些并不是特会信息，不过我还是要刊印出来，为着在主恢复里的众圣徒，无论是年长的或年幼的，老练的或初得救的。我盼望现在和将来，都能人手一册加以研读。

不是改革

我们很容易以为恢复的意思就是改革。我认为对主今日的恢复，这样的领会是不够的。我要说，连路德时代的改革也不是充分的恢复。它可视为恢复的一部分，但它不是主今天所要的。主今天所要的恢复，乃是要照着新约完整启示的恢复。

我们说到新约，意思不是说，新约与旧约毫无关系。新约乃是旧约的结果；实在说来，新约包含了旧约。说到主的恢复要照着新约的完整启示，就如同说它必须照着整本圣经一样。

神与他的独一性

我们由整本圣经晓得，神是独一的。他是独一的神，他也有独一的计划。因此，照着他的计划，他有一个经纶，而他这个经纶也是独一的。不仅如此，在他的经纶里有他的工作，这个工作也是独一的。为着执行他的工作，就有一条路，这条路也是独一的。这样就清楚了，圣经里所启示的都是独一的。神是独一的，他的计划是独一的，他的经纶是独一的，他的工作是独一的，他执行工作的路也是独一的。

换句话说，就如我们在别处所指出的，整本圣经里只有一条线来执行神所要的。当然还有另一条线，那是神的仇敌邪恶工作的线。不错，圣经里有两条线，但一条是属于神的仇敌。圣经的开头有两棵树，末了有一座水城和一个火湖。水城和火湖这二者乃是两棵树的总结；生命树要总结于水城，善恶知识树要总结于火湖。在这两端之间，贯穿整本圣经的，乃是这两条线。

我们这些得救、蒙召、被神分别出来归于他经纶的人，不在仇敌的线上，乃在神的线上。甚至在旧约也很清楚，这条线是独一的，但到新约就更清楚了。有一条线属于独一的神，属于他独一的计划、他独一的经纶、他独一的工作以及他独一的路。

独一的基督

在新约里，我们首先看见独一的基督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，以责备的语气问他们说，“基督是分开的么？”（林前一 13）当然不是。基督是独一的，他救赎的工作是独一的，他死而复活的结果也是独一的。这独一的结果就是召会，而召会也是独一的。

召会——在宇宙中和地方上是独一的

召会是基督的一个身体。这身体的彰显，无论在哪里也是独一的；这是指地方召会。无论是宇宙召会，还是地方召会，都是独一的。甚至实现众召会的路也是独一的。四卷福音书对这一点说得不多，但在使徒行传就可看到众召会实现的独一的路。从一至二十八章，一条独一的路显明出来，这条路就是借着那灵。那灵是什么？就是那是灵的基督。这条路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然后继续到安提阿、以弗所、哥林多、其他的城市和罗马。

神经纶的中心点

书信给我们看见神经纶的独一中心点。这独一的中心点是什么？四、五十年前，这个中心点对我不象今天这么完全、这么透明。你可以说，基督是神经纶的独一中心点。但是弟兄们，如果你们回想我们对各卷书信的训练，应当得着一个印象，神经纶的中心点不仅仅是基督。当然，这在于你怎么阐释基督这个辞。

歌罗西二章九节说，“神格一切的丰满，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。”我们有一首诗歌说，“神的丰盛藏你里面。”（诗歌三八二首第二节）但歌罗西二章九节是说神格的丰满，而不是说神的丰满。神格的意思就是神自己。神格是三一的。神格的丰满居住在基督里面，实际上乃是指神圣三一完满地居住在基督里面。神圣三一的丰满有形有体地居住在他里面。

按新约的用法，丰满比丰富的含意更广。约翰一章十六节不是说，“从他的丰富里我们都领受了”；乃是说，“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”。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不是说，召会是基督的丰富；乃是说，召会是他的丰满。事实上它是说，召会是“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”。召会不仅是基督的丰满，也是神的丰满（三19）。丰满胜于丰富。你也许有丰富，而没有丰满。丰满乃是丰富完全彰显出来。丰富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彰显就是丰满。我可以用杯子来说明。杯子也许装了许多水，但必须水满溢到杯口，才有水的丰满。水一满溢到杯口，就不但有丰富，也有丰满了。

在歌罗西二章九节，“神格……的丰满”是很强的说法，告诉我们，神圣三一的丰满有形有体地居住在这一位里面。我们若说基督是新约的中心点，我们对基督的领会，就必须也认识在这一位里面有神圣三一的丰满。这样的一位基督，才是新约的中心点。

神圣的三一启示出来了

为什么直到主复活以后，圣经才把神圣的三一清楚地启示出来？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，他吩咐属他的人要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时，加上了清楚的话，说，“将他们浸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名里。”在基督复活以前，神圣的三一还没有完满地启示给神的子民。

约翰七章三十九节说，“那时还没有那灵。”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，尚未复活。与神圣三一第二者有关的事还没有完成，他还没有得着荣耀。神圣三一的第二者耶稣，还没有复活，尚未得着荣耀。他的得着荣耀，就是将他的人性的，就是他旧造的那一部分，带到复活里。当他成为肉体的时候，他穿上了人性。这个肉体，这个人性的，原属于旧造，并且一直是这样，直到经过死，被带到复活里。当他所是之中属于旧造的这一部分被带到复活里，耶稣就得了荣耀。在这个得荣完成以前，神圣三一的第二者还没有完成他该经历的过程。直到他复活的时候，这个过程才完全成就了。

让我们回到约翰七章三十九节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，所以还没有那灵。第二者的过程还没有完成，第三者的过程也就还没有完成。随着基督的复活，第二者和第三者的过程就完全成就了；因此他复活以后，就能说到父、子、圣灵，将神圣的三一完满地启示出来。

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往前到书信，我们就能看见，整卷以弗所书是由神圣的三一作基本结构所写成的；从一至六章，章章都是这样构成的（关乎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神圣三一，见新约圣经恢复本林后十三 14 注 1）。林后十三章十四节也指明神圣的三一，那节说，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，神的爱，圣灵的交通，与你们众人同在。”也请看启示录前几节所揭示的神圣三一。整本圣经将神圣三一的完整启示告诉了我们，这个启示就是书信的中心点。甚至启示录也是一卷写给七个召会的书信。因此，神圣的三一乃是书信的中心点。

圆 周

圆周是什么？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召会，将来要总结于新耶路撒冷。

独一的职事

还有一个独一的点要说。新约头四卷书里有一位基督，由这位基督产生出众使徒，这些使徒就是使召会产生出来的人。一位基督产生出众使徒，而众使徒产生出众召会。现在末了一点就是独一的职事。

职事是惟一的。在行传一章十七节彼得论到犹大，说，“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，并且在这职事上得了一分。”这是很强烈地指明，十二使徒只有一个职事。我们也许想，十二使徒各有他们自己的职事，但从这一节就很清楚，他们只有一个职事。这一个职事乃是要分赐神圣的三一，以产生圆周，就是召会。

十二使徒以后，加上了更多的使徒，特别是保罗；提摩太和所有的同工也加进来了。保罗在林后四章一节说，“我们既照所蒙的怜悯，受了这职事，就不丧胆。”“我们”是指众使徒和他们的同工；他们（复数）领受了这职事（单数）。前一章指明，甚至旧约的职事也是一个（三 7 11），就是定罪和属死的职事。如今在新约里，称义的职事和那灵的职事也是一个。

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神是独一的，他的计划是独一的，他的工作是独一的，他执行他工作的路是独一的，而为着他的路所使用的凭借乃是职事，因此这职事也是独一的。在新约里有独一的基督、独一的路、独一的中心点，借着独一的职事来实现独一的圆周，就是召会。

个别的方面

一面职事是独一的，但另一面圣经也论到个别的职事（提后四 5）；在希腊文里，两者用的是同一个字。执事的事奉是用这个字（西四 17）。我们都有自己的事奉，但我们一切的事奉都该是新约职事的一部分。不仅使徒，连执事在召会的事务上作榜样来事奉，也是这职事的一部分。在旧约的预表里，以帐幕为中心点，那里的职事也是独一的：照顾帐幕，并且把帐幕由一地搬运到另一地。那个职事包含了祭司和利未人。利未人多半是照顾事务。这样的事奉乃是一个预表。

今天有使徒，有申言者，有传福音者，有牧人和教师。此外，有长老、执事，还有许多既不是有恩赐的人，也不是背负责任的人，然而他们却一直服事召会。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事奉。每一个人，即使不是长老或执事，只要他在召会中事奉，在这职事里就有他的一分，这一分的正确称呼就是事奉。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奉——使徒、申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的事奉，和长老、执事、众圣徒的事奉——加在一起，就有了新约的职事。这个总括一切的职事乃是独一的。

其他职事的分裂性

让我们来看基督教里的光景。天主教有一个职事，圣公会有另一个职事，浸信会、长老会和各宗各派也是这样，各有各的职事。天主教有数以千计的神甫，但他们都作同一件事。他们有耶稣会、道明会、方济会，这三个团体都在实现一个目标，就是建立天主教。他们中间只有一个职事。不错，各人都有各自的事奉。每一位耶稣会信徒、每一位修女、每一位神甫，都有自己的事奉，但他们事奉的目的都是为着天主教独一的职事。甚至一个小小的宗派，原则也是这样；都是各有各的职事。

有分开的职事，就表示有了分裂。保罗说，“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。”（林前三6）这些乃是一个职事。不同的执事为着同一个目标作同一件事；因此他们的职事是独一的。不是保罗照顾整个农场，他只是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；当然，彼得作了另一部分。但他们所作的，都是独一职事的一部分，就是将神圣三一这个中心点服事出来，以产生圆周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只有一个职事。

今天主的恢复是什么？就是借着独一的职事恢复独一的计划、独一的经纶、独一的路、独一的话语、独一的中心点。我盼望这一点我们众人都能清楚，甚至能为着将来，为着不在这里的人，清楚地刊印出来。

已往在中国大陆，我看见一些人原初是在主的恢复里，但是后来却开始作分开的工作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台湾岛上。我还有这些持异议者的一些刊物。他们宣称他们看见了安提阿的光：这个恢复太老旧了，不过是耶路撒冷的恢复，而他们所看见的是安提阿的新东西。他们定罪雅各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雅各书。这条“安提阿路线”成了一个分裂。

自从一九六三年主的恢复来到美国，曾有些团体来到我们中间，却一直自成一个团体，直到他们离开为止。有些人说他们看见了“以弗所路线”，这个团体今天还在。第二个团体和我们在一起，就象一滴油在水里；然后他们就离开且分散了。第三个团体和我们在一起几年；他们仍在中西部某处另一个工作里。第四个团体和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，但他们离开以前，也自成一个团体；他们相信一些事情，其中一件是儿童应当一同有分于主的桌子。

从中国大陆到美国，这个观察帮助我看见主的恢复是什么。主的恢复在每件事上都是独一的，有独一的神、独一的计划、独一的经纶、独一的工作、独一的路、独一的主、独一的中心点以及独一的职事。

众使徒的一个职事

我们来看看彼得、约翰、保罗、雅各这些特出的使徒。从去年以来，我所看见的要比以往清楚得多。先前我有一种不知不觉的领会，认为彼得的职事与保罗的不同。然而，在我讲到彼得书信生命读经，以及近日撰写约翰书信注解的时候，我发现新约这三大著者都是执行一个职事。现在我们已经有过彼得书信的训练，我想我们都能看见，虽然彼得的用辞和说法与保罗的不同，但其职事或职事的中心点却是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都在作一个工作。不是保罗作一个工作，要实现一个目的；彼得作另一个工作，要实现不同的目的；约翰作第三个工作，带着第三个目的。不是，他们都在作一个工作，要实现同一件事。

分裂是什么？宗派是什么？就是作另一个工作，执行其他的事情。这不是说，保罗和彼得的传讲与教导，用辞与说法都一样；也不是说，约翰必须以保罗或彼得那样的方式传讲并教导。他们都使用不同的措辞、不同的说法，然而他们都在作一个工作，他们都有分于一个职事。

有选择性的事例

前些年，在纽约有人宣称接受所有的职事。一九六九年底，我应邀赴纽约，到了那位弟兄的家里和他见面。我告诉他说，“你并没有接受所有的职事，至少你没有接受我的职事。”他说，“我们是有选择性地接受所有的职事。”我说，“这是什么？如果你是有选择性地接受所有的职事，意思岂不是说，你是有所选择么？只要你有所选择，你就不是全部接受。”

主的恢复与独一性

没有疑问，今天的基督教里兴起了一些大布道家和教师，但他们多半在不同的职事里，因为他们为不同的宗派、不同的工作效力。然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是作一个工作，执行一个职事。我们事奉一位主，敬拜一位神。我们在他独一的计划、独一的经纶、独一的工作、独一的路里。我们为他独一的中心点而尽职。虽然我们有分于这独一的职事，但我们完全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事奉。不仅所谓有恩赐的人，连众圣徒也有各自的事奉，象利未人一样。利未人有自己的事奉，但照顾约柜的职事则是独一的。在这一个职事以外，没有别的职事。不同的利未人所有的事奉，都是为着照顾约柜的那独一的职事。

这幅图画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。由已过的经历，我们晓得有一个危机：有些弟兄逐渐地，甚至不知不觉地从事一种工作，与职事的目标不同。留在独一的中心点上，就是留在神圣三一的中心点上，并不容易。留在独一的职事里，并不容易。然而，整本新约向我们

陈明，这独一的职事，乃是要将神圣的三一这中心点服事给人，而产生召会这独一的圆周。

我遇见倪弟兄的时候，我领悟他的工作与保罗的工作是相同的职事。因此，从我遇见他那天起，我所作的每件事都是这工作的一部分。早期在中国，我们中间许多人不晓得这个原则。他们只看见我与倪弟兄在工作上如此是一；他们并不晓得我所采取的原则。

我们出版头一期《水流报》的时候，第一篇信息就是论到一道水流，我在信息中指出这个原则。我与倪弟兄是一，因为我看见在整本新约里，全地只有一道水流。说“一城一会”是正确的，然而单凭这一点不足以保守我们在真正的一里。“以弗所路线”也会在一个城市建立一个召会，但那是另一条线。

我们的职事就是要陈明神圣的三一，和众使徒所作的一样。所有的书信都启示出这个中心点；我们虽然论到旧约的预言和解释，但这些预言和解释都是为着这个中心点。在这个中心点以外，新约没有预言；新约也没有离开这个中心点来解释旧约。预言的阐明、旧约的解释，全是为着陈明这个中心点，就是神圣的三一。

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传讲、所教导的，必须以神圣的三一为中心点。否则我们所传讲、所教导的，不知不觉就会产生另一个工作。然后，这样的传讲和教导就会成为分开的职事。惟有一样东西能保守我们的传讲和教导在这一个职事里，那就是独一的中心点。

看见中心点并在中心点上

我的负担在这里：我们在召会中领头的弟兄，必须清楚地看见这个中心点。否则我们在这里所作的，最终就会成为一种打岔，产生另一个工作，并且自然而然会有另一个职事。无论我们传讲什么、教导什么，都必须以此为中心点。

我们最不容易作到的事，就是经历我们自己所传讲、所教导的。我们不仅教导、传讲，我们也实行。此外，我们也在各地召会中，帮助个别的圣徒实行这些事。

两个危机

如果我们不在中心点上，不经历我们所传给别人的，我们就会面临两个危机。第一，迟早会有分裂。第二，如果我们不实行这些中心点，众圣徒就没有路实行。我们所教导的事，最终会成为主恢复中的道理，没有实际。这个恢复将不过是空洞的东西。然后在所

谓恢复的范围里，就会有分裂和空洞。惟一能保守我们永久是一、绝对是一的，乃是独一的职事来服事独一的中心点。惟一能保守主的恢复满了实际的，乃是实行我们现今所传讲、所教导的，并且帮助各地的圣徒实行相同的事。

如果我们盼望借着福音布道，或传播我们所教导的道理而有所扩增的话，我们必定会面临这两个危机。如果我们不留意这些独特的点来顾到主的恢复，我们就会顾到工作的开展。这样顾到工作的开展是危险的，这会产生不同的工作，建立起不同的职事，然后就会导致分裂。我们能预先看见这件事。此外，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全心全意实行这些事，并且在地方召会中带领众圣徒在日常生活中进入这些实行，召会就是空洞的。我对这两个危机——不同的工作所产生引起分裂的危机，以及空洞的危机——感到恐惧战兢。我们会有一城一会的立场，有合乎圣经的教导，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对基督真实的经历。

长老要作榜样

我们建造地方召会需要非常专一而精细。仅仅把新人带进来叫召会有扩增还不够；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实行我们自己所实行中心点的事，借此建造他们。我们必须是个榜样。长老们不该辖管群羊，而该作如何活基督，如何实行中心点之事的榜样、模范（彼前五3）。这会在召会中造成一种气氛，影响众圣徒来实行这些中心点的事。

这样的生活也会拯救我们，使我们不至于成为一种运动。我们在生命里长大，也帮助圣徒在生命里长大，而不是那么注意工作的开展。这不是说，我们不传扬福音，或者不传播真理。我们必须传扬福音，必须传播真理，但这些事不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的目标乃是将神圣的三一当作独一的中心点服事给人。同时，我们自己也实行与主成为一灵，并且活基督。

在圣经里，每件事都是独一的。你注意到巴拿巴最终离开了么？他离开了。他有很好的开始，事实上是他把保罗带进来的，但最终他离开了。此后没有再提到他，这指明圣经不是记载两条路。照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，只有一条路。保罗没有作别的工作，他的工作和彼得的一样，乃是新约职事的一部分。

你记得保罗给提摩太的话说，“我……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，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。”（提前一3）教导不同的事，就是教导在神的经纶以外的东西，就如保罗在下一节所提起的。今天基督徒的书架上、基督教的书店里，有许多书籍论到教训、道理，却少有书籍论到这个中心点。

分裂和空洞的危机潜伏在这里。如果我们不因这启示受到警戒的话，就很容易陷入一个网罗，或另一个网罗；我们很容易会陷入空洞的网罗，和不知不觉分裂的网罗。

惟有不作另一个工作，我们才能蒙保守在真实的一里，直到终点。倪弟兄从来没有在保罗的工作以外另作一个工作。他对这一点非常谨慎，他留意只作保罗的工作。一点点的疏忽就会把我们带进这分裂的网罗中。

如果我们不在经历上实行中心点的事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陷入空洞的网罗里。我们可以夸口说，我们的教导合乎圣经，我们没有形式、仪文或组织。我们可能真的没有这些东西，但我们也没有实际。我们所有的，不过是一片空洞。弟兄们，这一点是相当严肃的。我们必须儆醒，留在中心线上，自己天天实行所有中心点的事。我们也必须有负担帮助我们当地的圣徒实行这些事，在生命里长大，使他们真正、实际地在神圣三一里建造起来。

所需要的不是调整

如果我们进入这些事，看见中心的异象，传讲并实行，也帮助别人实行这些事，其他的事情自然而然会一一调整过来。仅仅调整还是空洞的。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调整，乃是中心点。

我们有一个天然的倾向，就是要“我们的”地方召会人数多、聚会好、服事好、外观好。倘若我们不儆醒，我们不知不觉就会陷入这种天然的倾向里。我们无需调整这些事，我们需要作的就是完全注意中心点。弟兄们，我相信惟一能保守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直到终点的，就是看见我所提起这些独一的事。单单看见一城一会还不够；我说过，那个实行“以弗所路线”的团体也强调一城一会。

愿主把我们都带到这中心点上，并保守我们都在这中心点上。

第五章 冷淡导致狭窄和分裂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祷告：我们敬拜你，今天晚上你把我们带到这里。我们何等宝贝这段时间。主，叫我们向你敞开。我们再一次需要你的膏油涂抹；我们需要口才来交通召会的事。我们喜欢在这一刻与你是一。主，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是出于你。哦，主耶稣，从你的心里对我们说话，说出你要我们行的事，你要我们走的路。主，我们愿意走你的路。为着你洁净的血，感谢你。为着你随时同在，感谢你。为着众召会，感谢你。为着你在我们中间的行动，感谢你。为着那灵和话，感谢你。主，为着你的赦免，感谢你。我们何等感谢你，我们能接受你作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，甚至作一切的祭物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已进到你里面，享受你、有分于你。主，今天晚上再一次将你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；将你自己多而又多地分赐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。主，感谢你。

这些日子我的负担乃是，我们该晓得有一种危险，就是我们可能陷入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说的那些危机里。倘若我们落到空洞里，这种空洞总是导致分裂。这话听起来也许不合逻辑，然而空洞的确会导致分裂。我们若研读召会历史，就能看见，首先进来的是冷淡，然后就是分裂。

神要热切的寻求者

我们由整本圣经能看见，神要他的选民热切地寻求他。在六十六卷书当中，有一卷寻求的书，就是雅歌。没有一种寻求象男女之间的寻求那样强烈。雅歌说明主如何要他的选民寻求他。旧约里基本的消极光景，就是主的百姓对他冷淡。

新约里有同样的事。当神成为肉体，在地上生活时，他事实上并没有作那么多的工作，他所作的乃是吸引他所拣选的人。在四卷福音书里我们能看见，主耶稣怎样象一块磁石将人吸引到他这里。福音书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和门徒之间的故事乃是爱的故事。主并没有太告诉门徒该为他作什么；他只是不断地吸引他们来爱他。当主受死的时候来到时，这对于门徒向他的爱乃是一个试验。

冷淡的危机

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里，主责备众召会。头一个受责备的是以弗所，这是由于失去了起初的爱（二 4）；末了一个受责备的是老底嘉（三 16）。我们失去了爱，结果就是不冷不热。不冷不热乃是冷淡的产品。表面看来，冷淡并不要紧。如果你回到世界，或者离开召会，人人都看得见；但你还留在召会里事奉主，照顾召会。然而，你可能失去了起初的爱，变得冷淡；你有了危机。

为主作工的冲击力应当是火热。倘若我们失去了火热，我们就没有冲击力了。我们也许还作同样的工作，却因着冷淡而变得空洞。我们照顾召会的方式，为主作工的方式，实际上无关紧要。冲击力乃在于火热。没有热切，我们就了了。

主对启示录里头一个召会的警告，是要把灯台挪去（二 5）。挪去灯台的意思就是失去见证。对末了一个召会的警告，是要从他口中把他们吐出去（三 16）。不但见证要被挪去；甚至你自己也要被主丢弃。他要把你吐出去，他不会保守你。

在这首尾两个召会之间，我们能看见所提的一切邪恶。因着冷淡、不冷不热，这些邪恶就进来了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确信自己会逃过这个危机。我们很容易落到这种光景里。事实上，不需要落到其中，我们可能已经在其中。我们是在南加州，也许众召会都在类似的光景里。五年过去，众召会建立起来，种种问题都已解决。事情平安稳妥，我们就这样按着规律的时间表度日。这样的光景很危险，因为我们也许不知不觉地就落入冷淡的光景里。

照历史来看，主常常会作一些事，或容许某些事发生，挑动起事情来。目前我们虽然没有难处，但也没有目标。假定我们是在移民的气氛中，移民也许会推动我们，叫我们不再冷淡。

不再火热

当一切都平静的时候，会有失去见证的危险。甚至我们自己在已过年间的历史，也指明了这一点。有些人离开，堕落或跌倒了，但留下的人却逐渐变得冷淡。

在远东有同样的难处。这个工作、这个见证在中国大陆开始时是极其火热，也因同样的火热而得着扩展。但今天从我对远东情况的观察，似乎火热消减了。我告诉那里的弟兄们，我非常关心这件事。

在美国主恢复的众召会即使年轻得多，也有这种危险。刚成立的召会，难处还不是这么严重，但已经建立起来的召会，的确有危险。

没有疑问，不冷不热会带来空洞。我们所说的空洞就是缺少对基督的经历。我们没有基督，就缺少那灵、缺少生命。事实上，这三者乃是一，但我们必须把这些当作三项。没有那灵，我们就没有对基督的经历；我们如果没有对基督的经历，就没有多少生命。

我对于现今主恢复在地上的光景，觉得非常有负担。据我的观察，现今仍然火热的召会似乎不多。你们有些弟兄进到主的恢复里时，是焚烧而火热的。但如今你们的知识增加了，你们的经历比已往更多了，而你们的火热却比当初进来的时候减少了。

有知识却无真理

我们也许有了更多的知识，但这不是说，我们就有更多的真理。照新约的启示来看，真理乃是光的结果。道理是什么？真理是什么？没有光的知识就是道理，满了光的知识就是真理。神学博士也许有许多圣经的知识，却没有多少光。生命读经对你可能仅仅是道理，也可能是真理。分别乃在于你有带着光的知识，那就是真理；没有光，那不过是道理。你无须爱主就能得着道理；你可以进神学院或圣经学院，得着许多知识，但你可能并没有接受光，因为光乃是主自己。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是知识；他说，他就是光（约八 12），就是真理（十四 6）。如果我们不爱主，我们可以读圣经，可以守晨更，但我们所读的不过是没有光的知识。如果我们有主的同在调和在我们的知识里，这种知识就是真理，因为主的同在就是光。所以你能看见，我们甚至可能失去真理。没有基督、没有光、没有灵、没有真理（实际），那么有什么呢？空洞，只有空洞。

我们必须火热寻求主，然后圣经和生命读经对我们才有帮助；不是帮助我们得着道理，乃是得着真理，得着带着光的真知识。这样，我们就有真理，有实际。我们领头的人不该过于要求圣徒，我们自己必须带头。倘若我们不带头火热寻求主，而盼望别人火热，我们所说的就成了道理或教训，全无冲击力。

甚至在旧约里也有这一节经文：“我为你的家，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”（诗六九 9）旧约的申言者，如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，都是火热的人。如果他们失去了火热，就不再是申言者了；主的话就不会临到他们。临到旧约申言者的话就是真理。从他们口里所出新鲜的话满了亮光。申言者的说话不是没有光的道理；他们的话满了光，所以成了真理。

多半的基督徒不分辨知识、道理和真理的不同。从上一个世纪后三分之二到本世纪前三分之一，有许多基督教的书籍出版，其中有许多真理，满了亮光。但在已过五十年就不是这样了，所见到的尽是空洞取代了真理。这就是我们可能陷入的危机。

分裂—空洞的果子

为什么空洞会带进分裂呢？因为一面你是空洞的，而另一面，你又不肯放弃。

你照顾一处召会，而召会变成空洞了，你也变成空洞了。召会空洞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率先成为空洞的。然而你不肯放弃，你仍想要使召会和事情保持原状。盼望使召会和事情保持原状，就给有野心的人进来的机会。在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一些有野心的人。一面，召会空洞了，另一面，他们又不愿松手；这种情况就开了门，让有野心的人有机可乘。

有恩赐的人起初并不是这么有野心，但因着你的才干，你成就了一些事情，你所成就的就试探你，叫你起了野心。如果你所作的都失败了，你就不会想要为大。你成功的工作成为一种试探，要叫你作得更多；而你越成功，就越被野心所试探。于是分裂就出来了。如果众召会都是满了基督、满了生命、满了灵、满了带着光的真理，我告诉你，就不会有敞开的门让有野心的人作什么。

这件事是有历史的。如果两个世纪以前，英国的基督徒不是空洞的，我想卫斯理约翰不会有多少机会成为伟人。复兴家的兴起，就是因着神的子民不冷不热。他们的冷淡，为杰出的人提供机会，来采取一些行动，这样的行动便带来分裂。

狭窄—贫穷的证明

随着这一点，我们必须晓得，你越丰满，你的心和心思就越宽广；你越空洞，越贫穷，你的心、你的观念就越狭窄。你会排斥人，尤其是在你所在的地方；然后你会倚仗地位僭取更多权柄。你会说，“我们是长老，我们不赞成这位弟兄，不赞成那件事，我们不赞成那位弟兄所作的。”这样，你就不向众圣徒敞开了。

你必须晓得，这样的态度会把主许多的丰富关在外面。当你丰富、丰满了，你的心就宽宏了；你能敞开地接纳别人。原谅我这么说，据我的观察，有些长老非常狭窄。你单单向自己敞开，不给别人机会。你只顾到自己的观念、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作为。一面，你也许排斥一些已经在那里的圣徒，不让他们参与；另一面，你也许关上门，不让更多的人进来。你晓得结果会怎样么？你会枯干。

当然，盲目地接受每一个人，那是愚昧的。但以此为借口，为要贯彻你狭窄的作法，会使召会生活枯干，甚至会杀死召会生活。我们有这样的危机。

在一地留得太久

由我们的经历和观察，我们觉得长老们在一个地方太久，容易发生这种危机。我盼望我有合式的口才，能适当地表达我自己，而不碰伤你们。长老在一个地方时间太久，会造成这种危机。你会变得冷淡，变得狭窄，不接受别人。如果你是火热的，你就不会这样。惟有你变得冷淡、不冷不热，因而贫穷了，你就会变得狭窄。你不丰富，但你还想要保持你的地位；你想要使召会里的事物维持原状。为了这么作，你就排斥人。

高处的枯干和分裂

结果，水不会流到你的地方；水的意思就是祝福，祝福会转到别处去。要有祝福，你必须谦卑。你的高处必须铲平。为什么祝福不来？为什么水不涌流？因为你的地方太高了。你必须降低自己，铲平高处。

在旧约里，高处（中文通常译为丘坛）是一个消极的辞，是指拜偶像的地方。不冷不热和冷淡会造出高处，你就枯干了。即使水要重新使你丰足，却也留不住。你甚至没有储水之处来储存雨水；就更不用说，河流无法流到你的高处了。这些难处都是出于一个源头：不再火热。

据我的观察，有些召会已经变得很狭窄，长老们无法以包容的方式接受人。你也许说，“我并没有控制事情。”但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控制了事情。控制是一回事，狭窄是另一回事。单单不控制还不够，你需要包容别人。然而贫穷的人无法接受别人。要这么作，你就必须在基督里是丰富的，你必须满了恩典。长老们不控制很不容易，长老们不狭窄更加困难。这些是原因和结果，而这因果造成一个循环。这是严重的危机。

高处不仅代表冷淡，每一个高处也就是一个分裂。百姓都必须往一的中心，就是往耶路撒冷去。高处（丘坛）是分裂，有拜偶像的事。不要以为这只是旧约的历史，它也是新约的故事。在基督徒中间，故事是一样的。地上满了高处，这些高处是枯干的，极其狭窄，因为它们都是贫穷的。

火热会消杀冷淡的根源。因此，无论你在一个地方召会作长老多久，只要你是火热的，就没有危机。一旦不再火热，危机就会出现。

第六章 避免家人的缠累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新约没有清楚记载使徒或长老的家人。由保罗在林前九章五节的话，以及马太八章十四节，马可一章三十节，路加四章三十八节，我们晓得彼得有妻子；在新约里，惟独这些话论到使徒的家人。

然而，保罗好几次提起他属灵的儿女。他说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孩子（提前一 2、18），提多（多一 4）和欧尼西母（门 10）也是。彼得也称马可为他的儿子（彼前五 13）。

这件事必定是有原因的。我曾有一段时间思考这事。我所要告诉你们的结论，乃是从经历中领会来的。我从来没有读到与这事有关的书籍，也无法找到圣经的解释。我领会这件事，惟一的路是借着经历和观察。

家人的牵连是个缠累

照人的情感来说，人要自己家人与他的事业没有关联的确很难。如果你有一个事业或某种企业，你的家人很容易与它有关联。但在属灵的事上，家人的牵连始终是个缠累。使徒之间的关系，长老之间的关系，甚至召会之间的关系，应当完全并纯粹在灵里。在召会和工作初期，长老们，尤其是使徒们，不把他们的家人带进来，我确信这就是基本的原因。把家人带到召会领头的事上，或带到工作里，就有一个危机，把事情弄得不单纯。

我看见少数地方一赞美主，不是许多地方——那里的同工把他们的家人带进与其他圣徒的关系中。在有的地方，我也看见那里的长老把他们的家人带进与别人的关系中。最终，哪里有这样的牵连，哪里就有受苦和损失；没有一处例外。

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例子。有一处召会，其中一位长老与弟兄姊妹有接触，这些接触使他的家人和弟兄姊妹的家人之间有了一种关系。一些弟兄和他们的妻子，愿意在召会的事务上帮助这位长老，但是情形不是很纯洁。后来，这位长老的家成了这种关系的中心。他们称之为交通，但事实上他们早已越过了交通的界限。

有些作妻子的不喜欢别人经常到她们家里来，她们喜欢家里免去这么多的接触。这不是说，她们不爱弟兄姊妹。她们爱弟兄姊妹，但她们喜欢保持距离。然而也有一些姊妹（不是太多）喜欢有人到她们家里来，喜欢家里象市场一样，人越多越好。

我见过这种事情发生。在每一个地方，只要家庭之间的关系太接近了，当地的召会便遭受极大的亏损。为什么？因为到末了，这一家人就在实际上管理、控制了领头的事。事实上，不是这一家人，乃是这一家的妻子，她控制了领头的事。有些地方发生了这种事情，甚至有些地方的规模相当大。这种作法的规模越大，最终召会就越遭亏损。

要点是这样：在长老职分里，我们必须非常纯洁地担负责任。无论是动机、意念、手续以及一切有关领头的作为，都必须是纯洁的。

在领头的事和家人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总是好的，这很不容易。因为你是一个领头的人，有些事情会当你在家时找上门来，引起你的关注；于是你的妻子或儿女很容易就牵连在内。为着长远之计，划一条清楚的界线总是有益的。

没有友谊

在我认识倪弟兄的那些年，我能作见证，他在圣徒中间从来没有家庭的朋友。他只有和弟兄们的交通；他甚至与同工和长老也没有友谊。此外，他从来不把亲戚带到召会的带领或工作里。倪师母后来作见证，倪弟兄在结婚以前就告诉她说，“我是娶你作我的妻子，不是娶你作同工。”我一直在那里看见这种情况，倪师母从来没有进到工作里。她是个很好的姊妹，但她没有被带到工作里，她甚至也不是召会中的女执事。这件事张弟兄相当清楚。

这是一件严肃的事。表面看来，把家人带到工作里对我们是个帮助，事实上毫无帮助，最终这会造成极大的亏损。在有些地方，我见到一家人在那里影响局面，甚至施行控制。在有些事例中，甚至还控制别的地方。

看到倪弟兄的例子以后，我自己尽量避免在圣徒中有私人的友谊或家庭的朋友。我在烟台的时候就这样实行；我在那里时间相当长，我特意避免有家庭的朋友。以后我在上海，在台湾，然后来到美国，在这些地方我都没有结交朋友。这些年来我一直与你们在一起，你们晓得我没有什么家庭的朋友。我们特意这么行。许多圣徒的确表明他们对我们的爱，盼望我们经常到他们家里去，他们也可以自由到我们家里来帮忙作饭，或作别的事。我

们特意关上这扇门。我的意思不是说，我们不需要圣徒的帮助；我们常常需要一些帮助，但我们把建立任何家庭关系的门关上。

只要有家人的牵连，就不容易纯洁，也不容易在灵里。我们与同工、与弟兄、与其他圣徒的关系只该是属灵的，应当绝对纯洁，纯粹在灵里。

长老职分的继承

圣经没有提示我们，谁是使徒或长老的继承人，这与我们人的想法相反。如果我们是个有影响力的长老，我们会盼望自己的儿子以后会成为长老职分的继承人。但圣经没有提示曾有这样的事发生。继承完全在于主的主宰权柄，而不在于我们的拣选或爱好。这意思不是说，我们不该成全自己的儿女在生命里长大，并在召会中服事主。这是另一件事。但如果我们要把儿女建立成我们的继承人，就违反了属灵的原则。

得救的事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能教育儿女，使他们得救；如果我们以为能养育他们，使他们得救；那么主的预定在哪里？自然，有些人偏向另一个极端，说得救完全在于主的预定，所以我们不需要作什么；如果主没有拣选我们的儿女，我们怎么作，他们都不会得救。这是另一个极端。我们必须尽量把儿女养育得好，我们也必须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他们认识主；但最终如何乃在于主的主宰恩典。

在圣经里有两面。一面，新约嘱咐我们，尤其是那些在召会中领头的人，要好好照管家人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（提前三45）；另一面，我们看不见任何的提示，说到谁是彼得、约翰或其他使徒的继承人。因此，我们不可持守一个观念，要将我们的儿女建立成我们的继承人，这是不合乎圣经的。有人说，提摩太是保罗的继承人。我把事实告诉你们，提摩太并不是保罗的继承人。保罗所作的和提摩太所作的，两者无法相比。提摩太所作的，与保罗在主新约的职事里所作的不同。所以按新约来看，工人或长老并没有属人的继承者。

我们必须站在中间，不偏向这一面，也不偏向那一面。我们必须尽量照管自己的儿女，教导他们，并按着对主的认识养育他们。我们当然必须这么作；然而我们必须把结果交给他的主宰，交给他的怜悯，交给他的恩典。

但是弟兄们，我的点在这里：在主的工作和召会领头的事上，我们只有灵里的关系。在众弟兄和我们之间，只该有真诚的交通，不该有友谊。

没有蜜

这些日子我在着手约翰三封书信生命读经的准备工作。末了一封的确说，“朋友们都问你安。”（约三 14）主耶稣也的确说过，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。”（约十一 11）那里有一种友谊，但这种友谊是属灵的友谊，并不是基于天然的情感。我的意思是，天然的情感应当搁在一边。这由素祭里面不可搀蜜的话所预表（利二 11）。天然的情感不象酵那么邪恶，它是很甜蜜的东西。主的工作里不可有蜜，召会领头的事里也不可有蜜。关系应当纯洁；交通应当真诚，应当在灵里。

我们必须避免蜜，避免天然的情感，尤其是在召会的责任上。一旦我们的家人进来了，就的确不纯洁了。这不是说，我们的妻子、儿女不该进到主的权益里，他们该进来，但应当划清界线。在某种情况下，有些姊妹也许到你家里来帮忙作饭，但你必须划清界线。如果你不划清界线，你就会有难处。有些时候这样的关系能导致象淫乱等罪恶的事。务要划清界线。

在人类社会里，总有些人喜欢帮助别人。既然你是个领头的人，他们会特别喜欢帮助你。你在社会上这样的工作中既是个领头的人，如果你容许他们帮助你，他们会觉得很光荣。不要利用他们所提供的帮助，不要容许这样的事进来；那多半是经由家人进来的。

精细的手术

我盼望你们都清楚我的话，其中包含了许多事情，你必须领会得清清楚楚。你必须是个外科医生。动手术的时候，你必须辨别清楚，好知道哪一部分要保留，哪一部分要割除。我们不是拒绝所有的弟兄姊妹来接触我们，我们需要与圣徒有接触。从正面的意义说，长老应当是向别人敞开的人，容易接触别人，也容易亲近。如果你不是这样，你就无法有效地尽职。然而有一个危机。你必须划清界线，关系只可到此为止。我能作见证，许多时候圣徒喜欢和我们有进一步的接触，但我们加以阻止。如果我们想要的话，我们能更往前一步。然而那样的话，他们和我们都会落到一种关系中，这种关系对我们的属灵生活、召会生活和工作都是不健康的。

避免天然的情感

假定你们有一位弟兄来和我交通，这很好。但在多次交通以后，会有一个危机，就是两家人很可能牵连进来。他的妻子进来了，我的妻子也进来了。危机就在这里，这就是为

什么我们必须划清界线的原因。我们只能到此为止，在灵里有交通；如果我们更进一步，我们就落到天然的情感里了。

许多召会在同样的地方已经为时很久。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越久，就越容易和一些家庭有牵连，并且和他们发展出天然的情感。即使有圣徒和你同住，你也必须划清界线。不要让接待的事带进天然的情感；无论客人与你在一起多久，总要保持距离。不然的话，你天然的情感会把你为主所作的破坏了。惟一要建立的，乃是属灵的交通。不该有天然的情感、友谊。我们作同工的该是亲密的弟兄，但仍然不是朋友。

这些年来，我从没有与什么人建立友谊，你们也许认为我是个冷漠的人。也许是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的确晓得主一直保守我免于难处。当我回顾已往的时候，我感谢他。如果我发展出一些友谊，我必定会陷入难处，并且因此遭受亏损。

第七章 借祷告被那灵充满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“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，户珥的孙子，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我已经提名召他。我也已经以神的灵充满他，使他有智慧，有悟性，有知识，能作各样的工，能设计奇巧的工，用金、银、铜制造各物；又能刻宝石，可以镶嵌，能雕木头，能作各样的工。我已经亲自分派但支派中，亚希撒抹的儿子亚何利亚伯与他同工；凡心中有智慧的，我已赐他们心中有智慧，能作我所吩咐你的一切。”（出三一 1-6）

这段经文是我们最近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里看过的，其中有一个很好的点可供我们考量。我特别要说到第三节。

需要被神的灵充满

在召会负责任的长老或领头的人，最需要里面不断地被神的灵充满。不用说建造新约的召会，甚至建造旧约的帐幕，出埃及记的记载也非常强调神的灵的充满。不错，新约和旧约有所不同，但在神经纶的实际里，并没有两样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，也是他们古时所需要的。

那灵——神临及我们

帐幕事实上是神亲自设计的，但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则——帐幕不是神直接建造的。帐幕乃是神的子民建造的；他们被他所充满，就是被他的灵所充满。

神的灵就是神自己。不要以为神是在天上，差遣他的灵到地上来，进到设计者里面作工。不是这样。每当神临及人，他就是那灵。甚至在今天，神的灵是什么？就是神临及我们。当他临及我们，这位临及的神就是那灵。

负 担

我要和你们弟兄们交通的是：在召会生活中领头，需要神自己来充满。我们需要三一神的充满。你们晓得，今天那灵比旧约时代神的灵丰富太多了；然而原则是一样的。

首先要有乐意的心

你可能说，在比撒列和亚何利亚伯的事例中，是神起首以他自己充满他们。也许是这样，但我有些怀疑。我相信这两位有颗寻求的心。当他们晓得神要在地上建造一个居所，我相信他们就开始有心寻求智慧，好设计所需要的东西。毫无疑问的，摩西在山上看见了每一部分；圣经说神将样式指示了他（出二五 40，来八 5）。他看见了那些东西，并且把尺寸记载下来。但是说来希奇，甚至摩西自己也没有智慧设计他所看见的，也就是神嘱咐他作的。得着智慧来设计的，乃是比撒列和亚何利亚伯。我想他们的设计必定由摩西审核过。他必定说过：“不错，就是这样！这和我在山上所看见的一样。”

我相信他们二人开始有乐意的心为神的居所作工，所以寻求智慧来设计所需要的东西。原则上，今天在召会生活里也是一样。如果你无心寻求主的心意，为召会生活扛起负担，神就无法由你发起什么事。神的发起乃是开始于你的乐意。

这就是为什么提前三章一节说，“人若渴望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。”毫无疑问，这种羡慕就是神在你里面所起的头。

放弃你天然的才干

假定你是比撒列，你乐意为神的建造作些事情；但你必须晓得，你天然的才干必须完全弃绝。你的乐意是有价值的，但你的才干却没有价值。神宝贝你的乐意，这是他所发起的；但你的才干——你所能作的，你所知道的——在神看来却毫无价值。倘若你肯舍弃你的才干，就会给神立场进来充满你。首先你需要乐意，然后神需要你敞开。

根据我的观察，有些长老因着主的怜悯有乐意的心，但在长老职分上，他们把自己的才干、知识、教育、力量带进来，因而把整个工作损坏了。一面，乐意的确有价值；但另一面，天然的才干必须削减，甚至必须完全弃绝。

摩西的例子

摩西年轻的时候，愿意被神使用，为那些在法老暴政下的百姓作些事情。也许摩西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神就起首使他有愿意的心。但是当他长大了，他就出去凭着自己的手杀死一个埃及人。他凭着自己的能力行动，神就无法使用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虽然有乐意的心，却没有敞开。我们都知道，神花了四十年将他倒空、卸下一切，直到他完全被神剥夺，完全倒空。他成了旷野里的牧人，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什么都不能作了。但是神进来，赐下独特的异象。你们知道，他看见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；那荆棘就是摩西。这个异象的意思是说，神要使用他，但神不以摩西为燃料焚烧。凡你所有的，神一概不用。

倒空自己

神只要使用你，而不使用你所有的，或你所能作的，因此你必须倒空自己。倒空自己的意思就是向神完全敞开。真正向神敞开，意思就是倒空的。你也许说，你是敞开的，但你却塞满了东西。一个水瓶也许是敞开的，却装满了沙子。你也许说，你向主是敞开的；可能你是敞开的，但你却不是倒空的；你从来没有卸下东西。你的哪一部分需要卸下？乃是你的才干、你的知识、你的智慧和你的教育。惟有你倒空的时候，神才能进来充满你。神充满你，乃是他的灵充满你。

我们在召会生活领头的事上，的确有愿意的心，这一点没有问题。今天的问题乃是我们没有倒空，因此无法被三一神这充满的灵所充满；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经历。你们有些人在领头的职分里有十五年以上了，你们有过许多的经历。但甚至召会生活真实的经历，也必须倒空。你我在召会领头的职分里，天天、时时都需要被三一神新鲜地充满。

你相信神的灵充满比撒列和亚何利亚伯是一劳永逸的么？我相信他们是每时每刻都被充满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真正与神是一。神无法独自建造他的居所，他只能借着乐意且倒空的器皿来建造。召会是不是活的、新鲜的、丰富的，就在于这件事：我们要一直被三一神充满。亲爱的弟兄，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乐意，其次需要倒空。

不住的祷告

我们所需要的第三件事是随时、不住的祷告。我们必须祷告。如果我们能作事，我们就不需要多多祷告。我们有自信、有知识、有办法、有才干、有力量；我们确信自己能掌控局面。我们需要倒空自己，因为知道我们所能作的都不算数；这不仅是神所弃绝的，甚至也是神所定罪的。凡旧人所能作的，都是神所定罪的。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。然后我们就会看见我们需要神，并且会随时、不住地祷告。

建立榜样

长老在召会中不是特殊阶级；他们没有特殊的地位，他们乃是正常的信徒。他们不是领袖，但他们领头；他们是所有信徒的榜样。在组织的基督教里，天主教和更正教都认为主教居于特殊的阶级，而长老和执事的阶级较低。这样的区分阶级是错误的。但这一种属人的思想也许已经侵入我们。按我们的领会，我们也许自认为是长老阶级，是特殊的一班人。不！长老只是正常的信徒；他们不过是建立榜样给其余的信徒跟随。

因此，圣经既告诉我们，众信徒应该不住地祷告（帖前五17），长老就该作榜样。凡是新约吩咐信徒所要作的，长老都该作。信徒未必都能履行所有的吩咐，长老却该作到。既然是你领头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你就都该实行；信徒未必都能这么作，你却应当这么作。

乐意、倒空、祷告

不要以为你的教导本身会帮助别人，连我也不能信靠我的教导会帮助你。倘若你不乐意、不倒空、不祷告，我就无法帮助你；你也无法对别人有帮助。我们都需要这三件事。“主，靠着你的怜悯，我是乐意的。因着你的恩典，我是倒空的。我完全倒空地向你敞开。我不愿持守已往的经历，我要新鲜。”你随时、不住地祷告，被他充满，你就会经历智慧、悟性、知识象潮水一般临到你。

神圣的智慧、神圣的悟性和神圣的知识会涌流到你身上。你会知道如何以神圣的性情接触圣徒，如何以基督供应他们，如何以基督的救赎和神的审判建造他们。你也会有一种内里的能力，在变化里并在召会生活里建造圣徒；不是仅仅在性格上建造他们，乃是把他们建造成神的居所。

惟有在你乐意、倒空并祷告的时候，这样的谈话对你才有帮助。倘若你缺少不住的祷告，我保证你在领头的事上会非常贫穷。要在领头的事上丰富，我们就必须乐意、倒空且不住地祷告。

许多事情要放下

我们已经把许多需要去除的事情带到领头的职分里。我们越在领头的职分里，这些事情不知不觉就越多；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必须被定罪。然而，我们若愿意为着建造神的居所担负责任，完全倒空地向主敞开，并且不住地祷告，神就必定充满我们。我们就会找出这一切该去除的事情，也能把它们丢弃。我们需要更进一步、更广、更深地清除这一切。多年来你所实行而现在必须放下的事情，有一件就是你与人交往的方式。你和圣徒的交通不均衡，你有自己的选择、自己的爱好：你喜欢和这个人交通，避免和那个人交通。因此，你的交通是偏颇、不健康且不真实的。你个人的口味、个人的爱好，隐藏在那里；这就是蜜。在预表里，蜜是不可以加到素祭上的（利二11）。迟早蜜会败坏你的领头职分或召会生活。我们所需要的乃是盐（13）。

在道理上你很容易懂得这些事；但在实行上，你惟有完全倒空向主敞开，并且不住地祷告，才会晓得你带进了多少蜜。你不可再那样作，然后你就知道需要加上多少盐，并且借着刚强的操练，你能加上适量的盐。这样，你的领头职分就是纯洁或炼净的，其中没有败坏。教导对这件事没有多少帮助；惟有充满你的神才能完成这项工作。

我相信我们对这事都有一些经历。每当我们被倒空，并且在祷告的灵里，我们在召会聚会中站起来时就会觉得，众圣徒也会觉得，我们是活的、新鲜的、丰富的。我们若不在这样的光景中，可能也站起来有许多分享，但会众会觉得这是来自旧人，是虚空的。我们接触人的时候，也许说同样的话，谈同样的点，但是有的时候有结果，有的时候却没有生命。我们乐意、倒空、不住祷告的时候，就有智慧在神圣的性情里作工，将穷乏的人所需要的基督服事给他们，而不是仅仅一般性的服事。

交通还是讨论？

长老们来在一起的时候应当祷告，而不该仅仅讨论事情。你们喜欢称之为交通，但也许只是讨论。长老们需要祷告：将他们的心思、不同的见解，祷告到一里。正确地说，你们应当把自己祷告到灵里。你们在灵里祷告，就有同一的心思，就在一里。每当你们来在一起，就应当把自己祷告到灵里。

甚至在牧养、看望未得救的人或圣徒时，我们也该一直在祷告里。我们都经历过，如果我们不住地祷告，我们去的时候就不会说我们原先以为要说的。我们发现自己说了原先无意要说的事，我们所说的是新的。借着不住地祷告，我们的灵得了释放，并且我们发现自己从灵里说话。

缺少祷告—缺少那灵

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长老们极缺乏的就是不住的祷告。你们缺少祷告，所以你们缺少那灵。乃是当你们在祷告中完全被定罪时，你们对于环境、对于人、对于召会，才能得着主的智慧和真正的领会。

基督徒的生活乃是祷告的生活。长老不是特殊的基督徒。要作正确的长老，就要作正常的基督徒。许多基督徒都不正常，因此长老应当建立正常的榜样，给圣徒正常的带领。这样，召会才能得着建造。你们要仰望主的怜悯和恩典，尽力实行这事。

第八章 吹响一的号声并活基督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在休士顿的华语特会里，对中国人，尤其是对基督徒相当有负担。那里的华语基督徒似乎没有什么亮光；天空阴霾、烟雾弥漫。我听说在休士顿地区，有二万五至三万中国人，多半是在最近十年搬来的。甚至在这么少的人口中间，基督教团体就有二十五至三十个之多，似乎任何人都有权利自由地设立团体。我听说有一个团体发生分裂，是因着其中少数人要加强传福音，其他的人不同意，那些关心福音的人就离开，组成他们自己的团体；就是这么容易。似乎没有人吹号，宣扬基督身体的一。

我也从所听说的而有这样的印象，有些基督教团体的活动，主要是社交性的；有些参加的人，也许还没有得救。在这样一个地方，召会必须非常刚强且照耀明亮。

基督身体的一

我们必须吹号说，基督的身体乃是一；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这身体的彰显——召会——也必须是一。基督徒没有理由分裂。

弟兄们，我们自己需要学习，然后我们需要训练主恢复里的圣徒如何传讲这事。我们必须指出，基督徒不该分裂；任何分裂，无论大小或新旧，都是错的。天主教、宗派、自由团体，都是分裂；我们必须定罪分裂。但若是没有向人作充分的解释，就强调说，惟有我们在地方召会立场上的人是召会，不在这个立场上的都不是召会，这是不智慧的。我们该避免一切挑起争端、使天空阴霾的谈论。我们必须学习清楚、有效地陈明真理，不给对方争辩或排拒的漏洞。

我们陈明真理时，我们的悟性、发表、措辞都必须刚强。我们应当和外面的人长篇大论地谈召会的一；从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一直讲到启示录，指出召会应当是一。基于这个一，我们能向他们的分裂挑战。他们能称义分裂么？为什么不久以前他们和一些人一同聚会，而现在有了分裂？为什么他们不留在那个团体里？休士顿召会甚至能循着这条线撰写单张，并让圣徒出去散发，同时也可邮寄。徒然抱怨分裂，又有什么用处？你们弟兄们，尤其是从休士顿来的，应当作点事情；召会里的中国圣徒应当作点事情。你们要一同祷告，撰写单张，甚至可以印些海报，张贴在许可张贴的地方。

双重的见证

我在华语特会期间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的确证实了我所关切的事；那就是主的恢复必须在两件事上刚强且照亮。一件就是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神真实的彰显；另一件则是基督的超绝——他的超越、他的荣耀、他的丰富和他的彰显。这些都不是肤浅的真理。

弟兄们，你们既是地方召会中领头的人，就一定要进入且经历这些真理，并受训练向别人传讲。但众圣徒必须普遍都能陈明这些更深的真理，不仅长老能作，连姊妹也能作。我们必须竭力顾到这事。

新约给我们看见，所有的信徒都是世上的光（腓二 15），并且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灯台（启一 20）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该发光照耀；我们应当个别并团体地发光照耀。天空黑暗是因为光没有照耀。无论我们的人数多少，即使只有十个人，我们所在的地方也该得着光照。

仅仅站住立场聚会，在灵里祷告，在灵里生活，我觉得还不够。我们还必须吹号，必须发出光来。早年在中国主的恢复号声嘹亮，见证鲜明，有属灵的气氛。我们遭遇反对，但反对者无法否认，我们的属灵标准很高。虽然我们的人数不多，但我们把这样的气氛带进社区里。

我们必须过着满了基督的生活。当我们说分裂不对的时候，我们的话应当有分量；分门别类的人应当能看见，我们的确有基督的分量，我们不是泛泛空谈。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撇下世界，弃绝自己，并且活基督。我们必须是活的见证；我们不该这么安静，这么缺少影响力，我们应当具有属灵的“传染性”。你们知道，保罗被人控告是“瘟疫”（徒二四 5）。犹太人暗指他无论到哪里，瘟疫都随之而去。我觉得休士顿没有“瘟疫”。你们在休士顿的弟兄，特别是中国人，应当是强大的“瘟疫”。你们要出去传播真理；同时，你们该活出见证。这见证就是耶稣的见证，是三一神的具体表现，也是灯台。

神命定的路

神所命定基督徒聚会的路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城，一个召会。所设立的聚会必须保守一；设立一个不保守一的聚会，就是增加分裂与混乱。混乱是什么？凡违背神命定之路所作的事就是混乱。惟一保守我们脱离混乱的，乃是神命定的路。我觉得在主恢复里的召会应当接受托付，向那些在黑暗里的人吹号宣告说，分裂不仅不合乎圣经，也是全然可憎的。分裂在神眼中乃是可憎之物。有些人也许会争辩说，“为什么你定罪我们？我们爱主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研读圣经，我们也尽力事奉主。”

我们可以回答说，“为什么你们作这么多事来讨神喜悦，却不顾到一？”你们可以提起约翰十七章二十一节：“使他们都成为一”，以及以弗所四章一至三节，那里头一项配得过神的行事为人，就是保守一。我们需要研读约翰十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，和以弗所四章一

至六节，我们也需要训练众圣徒。或许在祷告聚会中，我们可以花十五分钟教导圣徒怎样吹号。在擘饼聚会时，我们可以花半小时训练圣徒说到神儿女的一。我们自己需要学习吹号，并且我们需要训练众圣徒也这么作。我们不该这么安静；我们该是守望者，是儆醒的人，不要让他们睡得这么安稳。作这事的方法很多，就如分发单张，以及打电话给我们所认识的人。

此外，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，就是作耶稣的见证，来支持我们所说的。我们应当过最高标准的生活。这样，即使我们的话表面上被人弃绝，那些弃绝的人里面仍会尊重我们。他们会承认我们的话带着分量，我们有活的见证，我们就是灯台。一个地方上的召会应当发光照耀，发光才会折服那些原本排拒的人。

以赛亚说，“提醒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让他歇息。”（赛六二 67）我们必须烦扰主，祷告他，呼求他，要求他作事。我们怎样叫主不得平安，也该照样叫那些在分裂里的人不得平安。我的确愿意一个月后，整个中国人的社区，都在他们中间讨论一与灯台的问题。我在休士顿的时候觉得很伤痛，那里的中国人似乎生活在落后的国家。那里的情形黑暗，属灵光景低落；他们对于属灵似乎没有概念。召会应当发光照耀，应当吹号，应当宣扬，好叫他们不得平安。

倘若你问到说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圣徒，我要说，他们也该这样。弟兄们，我们有真理，我们有光，我们也有本钱：那灵、生命、召会、基督。为什么我们这么安静？

我们应当在别人面前活基督，我们应当天天向他们传讲真理。我们能告诉他们：“你需要基督，你需要重生。”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也许就会得救。如果我们仅仅保持安静，黑暗会滞留不去；如果我们起来吹响真理的号声，亮光就会扩散，黑暗就会消失。

第九章 神圣的分赐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一直进展的职事

我很感谢主，在我年轻寻求圣经知识的时候，他主宰地带我接触弟兄会的教训，这的确为我立下美好的根基。一九三二年，我开始每周释放三、四篇信息。头二、三年，我的话语职事多半是根据他们的教训。但不多久，我的信息开始进步了。我从弟兄会教训的根基，进步到内里的生命。虽然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但至少我开始有了改变。然后我得到倪弟兄的帮助，看见基督与召会，这是我一生中真正的转机。最迟从一九三四年起，我的话语职事便以基督与召会为中心。这个职事持续了八、九年，非常蒙主祝福，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一九四三年的复兴。

生命树

由于那一次的复兴，我受到逼迫，基督教与日本入侵的军队联合逼迫我。日本宪兵把我关在牢里一个月，接着我病了。以后的两年半，我在病中受煎熬。那时，我开始看见生命树，在我的话语职事里，这是一个新的起头。我一康复就立刻开始讲生命树，讲两棵树；光就来了。那些年间（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）的职事，满足了主的定旨。一九四九年春天，我从中国大陆被打发到台湾岛，就带着生命树的亮光而去。

那灵

我到了台湾以后，开始看见另一个要点，就是那灵。当然，我早已认识那灵，但我不知道那灵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。虽然我一直强调经历那灵非常重要，但在一九五〇年以前，我没有看见那灵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而不仅是神圣三一的第三者。

然而，起初我没有用“三一神的终极完成”这个讲法；不久以前，我才用这个特别的用辞。但在一九五〇年，我知道这一点，却发表得不完全。从那时起，我的职事有一个大的转，就是转向那灵。如果你查阅我的中、英文著作，你就会看见，已过三十四年著作的中心的的确是那灵。到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年，我所着重的完全是那灵。那段期间我写了八十几首诗歌，多半已经翻译，收集在我们现有的英文诗歌本；其中有许多首是论到那灵的。

一九六一年底，我来到美国。话语职事在美国是以那灵这个中心开始的；早年几乎每一次的特会和训练，我都强调两件事：召会的立场和那灵。我从新约各卷书中指出那灵。到了一九六九年，在宾州伊利（Erie, Pennsylvania）的特会中，七灵的光来了。那次特会后我回到洛杉矶，在那里有一次特会，主要就是讲七灵。

那灵的光一直临到我们。如果你从一九六九年追查到如今，在这十四年内，你会看见亮光多半是与那灵有关。这段期间有相当多的新辞进来：三一神的终极完成—那灵、包罗万有的灵、复合的灵、经过过程的灵以及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灵。

在一九五三、五四年间，我开始看见那灵包含了神性和基督的人性，包含了他在地上的生活、他死的功效以及他复活的大能。我看见出埃及三十章里复合的膏油。我的信息令同工们震惊，我怎么能说那灵里面有种种成分？对他们来说，这完全是新的思想。

调和

或许从一九五〇年起，关于调和的亮光便开始临到我们。在已过几个世纪，内里生命的教训中，用来描述我们与神关系的辞，主要的就是联结（union）。不过，因着经历圣经中三一神作我们的生命这个神圣的启示，我才体认我们与神的关系不仅是联结，更是调和（mingling）。

然后，我开始看见预表里有这个思想。利未记二章四节告诉我们，素祭是用细面调油作成的。我刚开始讲调和这件事的时候，不晓得这个辞在预表里提过，我以为这是我的信息里所用的新辞；以后我才看见，在预表里可以找着调和。

我因着说我们与神调和，而遭到反对，那时我就尽量找出为什么有些人会反对的原因。在早先几个世纪里，有些教师从圣经，我信也从他们的经历，看见了调和这样的事。然而，因着他们的教训激起了许多争论，人们便丢弃了这个辞，而一直使用联结这个辞。我信有些人是根据这历史而反对我们。

我越讲调和，就越得着加强。主是我们的食物和饮料，很强地含示调和的思想。凡你所吃的、所喝的，就与你肉身的人调和。吃生命树，喝从神宝座流出的生命水，说明神与他的赎民调和至极，直到永远。所以我完全相信，调和的思想是合乎圣经的；我们需要这样的职事。

已过职事的结果

二十多年来，以那灵为中心供应话语的结果，乃是神圣的分赐。

调和是基于分赐；倘若神不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就没有调和。这分赐乃是借着父、子、灵。在分赐的事上，那灵作为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是极其要紧的。父具体化身在子里，子实化为灵；因此，三者终极完成于那灵。

那灵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其目的何在？乃是使他能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这个分赐是照着他的经纶（原文，*oikonomia*，奥依克诺米亚，意安排或计划），而不是偶然的。他这么作乃是照着他的安排、他的体系、他的家庭行政，照着这样的经纶，一直将他自己分赐给我们。

神分赐他自己的凭借

为了作成这事，神使用两种凭借、两种工具。头一种是外面的圣经，就是神的话；第二种是里面的那灵，就是神自己。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两大礼物。

在新约里，有两段保罗所写的姊妹经文。以弗所五章十八节说，我们应当在灵里被充满；歌罗西三章十六节说，我们应当被话充满：“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。”这二段是姊妹经文，告诉我们应当被灵充满，也应当被话充满。

我们要带领众圣徒一直接受神的分赐，就必须强调两件事：里面的礼物，就是那灵；外面的礼物，就是话，圣经。尤其我们在众召会里领头的人，必须对里面的灵有充分的经历。事实上，里面的灵就是我们里面实际的神。如果神不是这么一位经过过程、包罗万有、赐生命、内住、复合的灵，他就不可能是与我们同在且实际的。如果神对我们没有成为这样一位灵，他就仅仅是客观的，是在我们外面的对象；他就不是实际的，我们也无法经历他。

约翰十四章

新约圣经，特别是约翰的著作，把这一点写得最清楚的，就是约翰十四至十七章。甚至我在斯图嘎和纽约，释放了关乎这几章所启示神圣分赐的所有信息以后，我还是觉得负担未卸。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篇的信息。

主在十四章开头说，“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……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”（23）然后他继续说，他是到父那里去的惟一道路（6）；他接着说，事实上他在父里面，父在他里面（10）。我们要表达这种关系，可以这样说，他与父同时并存且互相内在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：为着什么目的？惟一的目的就是神能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。神要这么作就必须是父，也必须是子，至终还必须是灵。这不是三位神。神必须是父作源头，是子作流道（凭借），是灵作临及（应用、进入）。

因此，主首先告诉门徒说，他在父里面，父在他里面；他说话的时候，就是父作他自己的事（10）。此后他说，“我要求父，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……就是实际的灵，……他与你们同住，且要在你们里面。”（16 17）主说这话的背景，乃是门徒担心他要离开他们，因为他说过他要往父那里去（12）。主告诉他们无须担心他不在，他要求父差遣另一位保惠师，他要与他们同在，也要在他们里面。

然后他继续说，“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正往你们这里来。”（18）他的去就是他的来。“还有不多的时候，……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”（19）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他复活了，门徒也要与他并在他里面一同复活。“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”（20）

我们把这些经文摆在一起，就能看见父在子里，子与父同来，作为那灵在我们里面。为着什么目的？为着分赐。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是圣经真正的中心。

分赐乃是因着里面的那灵，也借着外面的话。因着分赐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也是奥秘的，若没有主的话，我们就无法领会。有了那灵，我们还需要话。如果我们无法领会，我们就无法经历。为着我们的经历，我们需要领会。这种领会是借着圣经，神的话而有的。

经历中的那灵与话

不错，那灵在我们里面，但如果我们没有从话来的启示，叫我们领会这事，我们就无法经历他的内住。我们领头的人必须把内里的灵、内住的灵经历得透彻。我们太松散、太冷淡。我发觉我必须天天向主认罪说，我不够应用那灵，不够在那灵里生活行动。神作为那灵现今就在我们里面，但我们没有经历他。到了尽职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丰富；丰富乃是对全备之灵的经历。

我们也必须透彻进入主的话。因着我们基督教的背景，我们对圣经的领会完全是肤浅的。我们也许宝爱圣经，研读圣经，但没有习惯、爱好、渴望，来探究它的深处。我们切不可肤浅地研读主的话；要花一些工夫去研读主在四卷福音书里怎样解释圣经，想想他解释圣经的方式，那总是深奥的。使徒保罗也是一样；他在希伯来书中解释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的方式也很深奥。

你们要透彻经历那灵，也要透彻进入主话的深处。然后，你们必定会有丰富服事给圣徒；用保罗的说法，我们对真理会有完全的认识。

陈明真理需要技巧

我们也许认识真理，然而我们陈明真理的时候缺少技巧。当反对者或寻求者提出问题，我们应当照着圣经所指明的，向他陈明真理。我们缺少技巧，作得不得体。主的恢复里有这么多真理，应当对美国有重大的影响。我们有七千人，想想看，如果一家大公司有七千名推销员，会有多少货品能分送出去。然而，我们似乎有许多的货品堆积在仓库里。我们晓得货品在哪里，却不晓得如何加以应用。

我们应当实行这两件事：里面经历那灵，外面研读主话。要操练运用技巧向人陈明真理，并在聚会和交通里帮助众圣徒。我们要强调这两件事，这两件事都是为着神圣的分赐。没有神圣的分赐，就没有召会。基督教不是召会，基督教只是一个空壳子。如果每天我们里面没有神圣的分赐，我们也是一样。在主的恢复里，这分赐必须是中心的事，好叫我们继续不断地被他充满。